

主
津
新
集

卷
四

15
1232
4



明和20
號128
卷4

15
1232
4

禮上

道之當衡。而經所未載者殊繁。理之宜論。而書所弗錄者尤多。豈因其能污口玷筆。故秘而不宣。抑其能慢風誨俗。故隱而無發。其亦知化工以天地為覆載者。有物有則。莫論典雅。不區野陋。斯物斯道。斯情斯境。靡不羅陳排列。示於化日光天之下。雖任聖智賢豪。竭盡智慮謀畧。作為禮樂法度。衣裳冠履。以遮幃其外觀穢行之醜態。然將不能蔽絕其聲色視聽。喜怒哀樂本來之面目。是皆稟有天真爛漫。形骸脫畧之本然者。人生天地間。來自袒裼。爾身若此。吾體若彼。習慣成性。初無所為羞惡也者。一旦誘惑聳動。是非生心。鄉之無所為羞惡者。嗣不以為然矣。自時以後。而必衣裳

三律斤集卷四

冠履以幃蔽其形體。禮樂法度以範圍其心性。示與物異。而後謂之禮義。謂之聖世。雖然禮亦可貴矣。要知其爲防邪禁奸而設。行得其度。謂之王道教化。行失其度。謂之乖風頹俗。天下萬國。雖各有王道教化。然將不能絕其乖風頹俗。以期不偏不易。從容中道。蓋法過嚴。則流於暴。禮失寬。則涉於忍。是皆不免喪失天良。而殘傷太和焉。卽如集語引呂氏春秋。顏叔子獨處室。鄰之嫠婦亦獨處室。夜暴風雨至。而室壞。婦趨而至。顏叔子納而使執燭。旦而蒸盡。縮屋而繼之。自以謂辟嫌之不審矣。若其審者。宜若魯人然。魯人有男子獨處室。鄰之嫠婦亦獨處室。夜暴風雨至。而室壞。婦趨而就之。男子閉戶而不納。婦自牖與之言曰。子何不仁而不納我。

乎。男子曰。吾聞之也。男女不六十不同居。今子幼吾亦幼。是以不納。婦人曰。子何不如柳下惠。然嫗不逮門之女。男子曰。柳下惠則可。吾固不可。吾將以吾之不可。學柳下惠之可。孔子聞之曰。善哉。欲學柳下惠。未有似於此者。期於至善。而不襲其爲。可謂智乎。按此論仁。較之顏叔子以無道里可計。比之孟子嫂溺則援。相去又奚啻天淵之隔哉。夫禮莫大於求仁。法莫重於禁不仁。是則所謂毋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顧有深意存焉。雖曰。溺與壞有異。然深夜突遭狂風暴雨。至於室壞人逃。其厄窮危急之勢。概可想見矣。况魯近燕趙。倘使時適冬令。雨雪飛飄。山水河凍。冒雨奔逃。竟夜露宿。非殭亦無生理矣。因其澈骨嚴寒。雖健男壯士。且不能

從容忍耐。矧一零丁弱質。襤褸淋漓。呼籲戶外。而必以不同居之禮拒之。竟不稍動惕惕惻隱之念。亟思變通一援。以示屋漏不愧。行身若此。尙其謂仁乎。若曰。彼婦素有穢行。然旣迫處近鄰。即欲桑濮相犯。何難旦旦而伐。謂必乘此厄窮危急。遽生邂逅私奔。要未必信有其情焉。獨奇夫所謂魯男子者。旣知守禮。要當循仁。况孤身獨處。鄰於易壤之室。卽其不爲鋤雲耨雨之輩。亦近逐逐風塵者流。斷非富貴嬌柔。斯文弱質。當此情境。欲期爲俠客義士。何妨被蓑戴笠。外出露宿。以爲讓居讓處。拯困援厄之地。不出乎此。而更爰言不六十不同居。以遂其殘忍拒仁之計。不亦愧乎。獨不知人生稟賦有異。自來七十受室。俗所不禁。八十生子老蚌尤稱。

今言六十同居。不免失之過當。操行如斯。而許爲至善。吾知其必謂時非嚴冬。彼婦露宿無恙。抑遠處有媼可投。將無遇有登徒者。或遭意外之變。不然是操有保節之券。而故啓誨淫之端。尙可謂智乎。夫造物之有男女也。雖所以濟情欲。資蕃衍。亦未始無道以維繫人心。奈人將不有善教。以感召其貞誠。而更徒功禮法。幾欲使凡厄者。必倖類而後相援。又所以爲教。不亦忍乎。幸而人各有稟賦之智慧。以折衝儒墨之範圍。若必不明大道。泥書執禮。使夫舉一而不反三者。失踐躬行。則天下無日不是笑柄矣。所以仁有宋襄之迂。義有項羽之失。禮有田光之過。智有韓非之晦。信有嫫生之癡。若而人之拘泥固執。皆所謂愚之自用者。其視夫奉關而

脫者。詎可仍噉其爲雞鳴狗盜之弗若乎。蓋命有輕如鴻毛。有重如泰山。雖處於萬不得已。要視道之當吾慷慨赴義。死可爲教則可。孟子曰。盡信書不如無書。由是觀之。盡信禮不如無禮。故曰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。此所以詩之由刪。禮之由定。春秋之由修。易道之由纘。皆因一人之智有限。天下之才無疆。故曰。水能覆舟。又曰。後生可畏。茲欲役一人之成法。驅策萬姓之賢智。期其俯首貼耳。而無怨慕亂亡得乎。試以數事徵之。若男女別途。授受不親。去兵。去食。不去信。畀居孔里者。且不能一一慎守失踐。况欲率士之必耕。必織。必工。必賈。而食者。使其不用兵。而徒守望相助。不資食。而徒枵腹蹈信。又欲務其必生男。母生女。以免別途之周折。而省

授受之迴避。是使其相率流於餓殍。尙可謂教乎。此所以聖人務功以制禮。不若庶民準情以行俗。禮俗融。而後謂之化。人不能誠無心之犯。禮不能杜疑似之嫌。故諺曰。憑贓究盜。據牀執姦。可見瓜田苟有道。何須不納履。李下旣非竊。焉可不整冠。但使至誠有愨。便視屋漏無愧。胡爲苦苦必別途。毋授受。致啓邪端。而兆淫念。蓋鐘本無聲。遇擊而響。人若無邪。因疑亦犯。是皆有以啓之也。不然者。道有共遊之義。理無拒授之情。不謂自有禮。雖開誠相見。秉公授受。更不免猜疑互起。曖昧交生。而終於淫亂。詎非禮以激之。法以成之。治生之道。雖男耕在野。女織在室。惟輾轉經營。不能不資相輔佐。夫如是。豈能限步劃界。不事露面交接。上農夫卽使家

僅八口。庸非另僱輔助。焉能竭此百畝之田。謂必一出皆出。一歸俱歸。不誠費哉。况人無百日之好。一旦被傷。罹疾。曷能因疑而驅之戶外。以待歸者之俱入。天下皆有親朋往來。能吾獨無戚友相顧。使適婦女當家。遠客來投。終不能開門一納。相見爲禮。而必閉之戶外。面牆接耳。不論遠近親疎。品行誰何。惟告之男人在田。竟不能授之凳椅。以舒其筋骨。供之烟茶。以潤其喉口。詎非明言距此一關。吾若而開。相見授受。安知而不疑吾輕薄。遽生曖昧。以期吾犯。客固知其爲禮也。奈長途跋涉。亟思休憩。能不又顧之他。時或別遇境同而操異者。初亦自許女之俠者。但知屋漏無愧。以謂客既遠投。何妨開門相接。引之以堂屋。讓之以凳椅。供之以烟茶。

客固至誠厚重者。但爲彼婦所拒。悞疑此婦之恭。謂是必開門納盜者。於是因疑而惑。因惑而嘲。因嘲而及亂焉。婦原無意。客豈有心。特因無意相接。悞惑有心授受。嚮使前婦不拒。未必此客改行。而累後婦變節。禮雖不與之媒。然惑之由來。要亦難辭其咎矣。孔子爲禮防邪。至於避道遠嫌。可謂審矣。將不能自免南子之見。試問世之好男女。曾有幾個。能長埋頭。舍授受。而各自治生。總之情欲難制。操行無憑。苟非聖神功化。雖自許孚信貞誠。亦將不免後先變態。先後兩人。與其因禮以誨淫。孰若修教以弭奸。是故西人明於吏治。不事禮以禁別途授受。民亦莫知相見交接爲邪。且教不輕言屋漏。人能操行無愧。詎非別有神以感化。安能使男女貞

誠是守。往來無亂。謂耶穌之教。不足師從矜式。孰其信乎。

禮下

辯者曰。所論無甚。所謂經書之遺載。而道理之宜論者。何須震飄鼓浪。以駭聽聞。謂必盡言無諱。究竟吾說。方見忠恕爲道。君子不黨。則應之曰。物以類而相交。故曰風馬牛不相及。人以族而限耦。故曰合二姓以爲婚。然而族類雖殊。物則一也。交合即異。道無殊也。人雖以衣裳冠履。銜異於禽獸。及至欲申繼續造端之大義。又不能不祛其幪蔽。脫畧形骸。以爲夫婦之合體。斯時也。縱於情。盪乎欲。天真爛漫。放浪形骸。欲求其不與禽獸同。而免相見以本來面目。雖聖人亦不能也。此所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

由斯觀之。人雖能勉不同禽獸之行。要不能勉不同禽獸之道。又所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。一身之間。運用所主。且別無良知良能。以制其分內之所以然。况欲徒法自行。以制夫身外情欲之無與者。不綦難乎。此其間固有自然不易之天性。亦造物設施維繫。不欲物之自用。或越其範圍。俾夫作爲禮樂法度者。警悉。智慮毋湏用盡。天性庸難或滅。庶乎見道之底意。不外仁術之一着。無奈是非之心一萌。則雅不欲見人之穢行。而亦不願見物之穢行。以玷人之視聽。而獨不知在造物觀之。舉凡天下之有血氣者。苟能行合其道。遵則其命。不爲邪憑。不爲奸誘。雖任比翼交頸。並蒂連理。行於光天化日之中。初不但不以爲穢惡。甚欲以其

繼續造端。無稍或間。孳生蕃衍。充塞宇宙。良非憑藉斯道驅策。則無以爲功。能明乎此者。庶乎可以進而言道矣。竊謂旣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。則法宜煞。斯有不忍人之政。則禮宜汰。今不恤天性。而工於法度。欲其子之有孝。不知所責在反哺待老。而必求其凡百俱順。唯命是聽。又不問其情之能受。欲之可遏。於是有忤必懲。無犯不撻。杖且及斃。又曰。自生自殺。政不預俗。一有非常之逆倫者。律必牽連無辜之鄰佑。波累安分之尊長。不亦處之過當。而科之太奢乎。是亦天下之所無。而中國之獨有者。夫禮之切重倫常。以爲綱紀。無他患國難治。然而國之難治。無非因政不平。政之不平。皆由綱紀失緒。綱紀失緒。未始不因倫禮奢泰。在聖人以謂嚴

其倫禮。峻其刑法。則百姓親睦。國家胥安。獨不知人各有天良。欲致其親睦胥安。宜以仁愛和平之道。加以寬裕溫柔之禮。畀知相親愛。而共休戚。不逕乎此。而必嚴肅其倫禮。猛烈其法度。犯者方且痛苦萬狀。有冤莫伸。觀者復不恤是非。不顧狐兔。雖平日交稱莫逆。至是亦不能勉爲剖白排解。以期抽薪斂火。不幸遇有宿嫌積怨者。則又幸秦爲虐。將思添油助勢。彼挾有尊長之權者。尤謂懲一儆百。以爲防微杜漸之地。風尚傾軋。禮別品類。是速其怨慕背叛。疎遠亂亡。安望其能輯睦親愛。至於家國胥安。孟子曰。父子之間不責善。責善則離。舉一以概。則君臣夫婦。兄弟親戚朋友。亦何莫不然。可以人而不知誠乎。範蠡三徙成名。世奇其操。獨司馬

遷。斷其能與而後能取。然則取與之道如是。則親疎之理亦何莫不然。人情樂慤。厭拘繫。則此以求親睦。禮法宜煞。倫理必寬。蓋煞所以邀聚。寬所以致密。聚密者。親睦也。此是自然之道。毋事他求。百姓之得守望相助。疾病扶持。要必動之以義。無奪其情。而人自然踴躍繼起。無能或間。今不用此以例。而必以有限慈養之倫禮。制其無疆孝順之死命。又不以砥犢慤。鼓撫其心志。而必威以端肅。猛以嚴厲。是速其遽生疎遠自主。以期跼天踳地。不猶此之斷斷乎。挾吾六轡在手。彼之悻悻然將期一日脫驂。詎非越卽越離。良由驅之泰猛。而策之過戾乎。世言君臣義。父子親。夫婦順。道誠有之。要惟相義。相親。相順。相孚以感召。而後能有仁義親順。

之實效。若必挾吾一己之尊。必人仁義親順吾奉。雖不得已委曲承從。亦祇虛有其名。反不若彼無所挾而自仁義親順。謂非別有道。能爲慤。而無抑勒。豈能得哉。或曰。人望子之必親者。蓋有養育劬勞之可挾。今若此。是欲子之等父也。有是理乎。余曰。爲此言者。必其膝下有子。身上無父。余亦然也。雖不敢同人之說。能無別有述乎。父道所求在子孝。孝也者。莫逾於養兒待老。積穀防饑。其次幼則制其所必受。長而寬其所難忍。遺產之厚薄。別孝之輕重。雖無端肅嚴厲。又孰不承欣膝下。恐後爭先。此是未有治法。必先明治術。夫固不能有法以陶人如造器。治子如製械。復不能用術以準情。開誠以折理。徒挾君父須遵。卑幼可狎。禮法若此。是所以

堵溜決隄。非所以樹志爲城也。民可使由者。謂藏獲寡識。黔首可愚。今者大敵當路。需才折衝。不兼吏治之修。專攻藝術之學。襲人之智能。棄人之政教。不誠殆乎。家語云。哀公問取人之法於孔子。對曰。事任於官。無取捷捷。無取鉗鉗。無取啍啍。捷捷貪也。鉗鉗亂也。啍啍誕也。故弓調而後求勁焉。馬服而後求駛焉。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。不慤而多能。譬之豺狼。不可邇。不謂今世之盱衡時局者。不竟於斯一致意焉。是故靜以西學教人致富。動以軍藝誨人成強。又不先審夫士之否有誠慤。何異務弓之必勁者。而忽其調。求馬之必駛者。而畧其服。猶之求士之智能。而不務民於誠慤。欲期其不爲貪亂。謊誕所敗。亦幾稀矣。且夫智能者。賢才以輔政也。

豺狼者。殘賊以亂國也。今言智能爲豺狼。不又明示國因賢才而更亂者。良由無術以化智能爲誠慤。以故遍指智能之賢才。皆爲豺狼之殘賊。其亦思今之賢才智能。豈皆無所養而來乎。所以然者。教失天道之學。人蹈自用之行。欲其孚信誠慤。亦殊難矣。况禮必求多。法必務嚴。教必汜濫。而又望其無貪亂謊誕得乎。蓋捷捷者多禮也。禮多必詐。所以啓譖貪也。鉗鉗者嚴法也。法嚴必苛。所以致叛亂也。啍啍者濫教也。教濫必惑。所以誨謊誕也。今無聖神以功化。而欲求人之智能。務士之誠慤。又不能汰其捷捷。鉗鉗。啍啍之法度。從事當世富強顯效之政教。微特緣木求魚。是真抱薪救火之不若者。世之夢夢者。總謂西人之縱橫。挾持其智能。而不

知其所以強盛。乃憑籍其政教。無他恪遵上帝之懿旨。恭行耶穌
之大道。昇其克昌鼎盛。不亦宜乎。

俗上

嚮讀公報。王炳耀先生。祭親求義之作。竊有感焉。先生志尙仁術。
學博中外。嗟道之滯行。徵俗之躓礙。乃引教皇之定論。證流俗之
可因。謂中國以禮俗馭民。王制曰。修其教。不易其俗。云云。行見先
生深明治體。洞悉輿情。意存折衷。情在求合。苟能虛心再造。庶乎
離道不遠矣。惜其措詞隱約。道俗夾雜。令人莫知涇渭所在。竊謂
王制之禮多矣。世尙之俗繁矣。然而窮思極解。究不免經權錯落。
顛倒刺謬。因而是之者雖多。非之者亦殊不少。先生僅知禮之外

觀。似有絕大斯文。而不知禮之實用。無非爲籠絡牽制。於祭祀歆
亨。了無關切。且禮莫大於求仁。法莫重於禁不仁。是故殺人者不
赦。溺水者必援。必援則不問否妨授受之有禮。今有人焉。以食生
爲俗。以袒裼爲禮。則羣譁曰。化外之俗也。是王制云俗者。蠻貊遊
牧之部。非聲名文物之國也。可見諸夏謂俗者。南暑北寒。起居飲
食。言語服飾。無害於道之不同者。非祭丁祀祖之禮也。今不究俗
之所俗。道之所道。動言傳毋違俗。則道可大行。是先生混俗爲禮。
不免失於佔地一着。儒云。朝聞道而夕死。是道有嶄然獨立之勢。
不因禮牽。不爲俗制。藉使男女居恆授受。義不害道。亦可爲禮也。
使男女居恆而不授受。義乖於道。豈可爲俗哉。擲菓遺釵。拾於道

路竊玉偷香。行於密室。何嘗親授受。而遶桑濮乎。苟有道以潛移默化。使男女守貞惟一。孰不視授受如神明。處桑濮如屋漏。苟無道以疏源折流。雖明講道德。陰說仁義。恩以詩禮。威以刑戮。然將不免劫掠焚殺。爭奪篡弑。又安望其能勒馬臨崖。持身似玉。投梭斥強。守貞似鐵。可勝嘆哉。且也祭如來歎。是死者有饑。有饑用祭。雖日凡三祭。義不害道。祭如無歎。是死者無饑。無饑僞祭。義乖於道。乖道之俗。何堪爲禮也。世之奉祭者。輒言事死事生。以爲純孝。獨不知祭起昭穆。君權之政。非藉倫常籠絡。雖舉國皆兵。亦難望爲治。彼以掩耳盜鈴爲禮。此以希祭幸食爲俗。虛緣實結。自然一唱百和。苟使移其祭遺。饋諸貧乏。吾知天下無復有從祭者。先生

又引西俗。吻屍列花。禱頌以示敬愛。夫吻屍者。所以表生前之情好也。列花者。所以彰在世之遺愛也。禱頌者。所以祈天之赦宥。希靈之飛升也。非但示敬愛誌繫念。亦所以鼓今日。而勵將來。有益於俗。無害於道也。若曰祭可爲禮。彼西人者。食則大牢。飲則葡醪。何妨移而祭之。退而食之。不出乎此者。良以行僞祭之虛禮。干天君之實怒。故不爲也。由是觀之。莫論爲禮爲俗。要先辨明有無妨道。然後得爲定案。是道之爲義。其重猶城也。俗之爲義。其微猶車也。今欲教人屈道就俗。何異教人折城避車。於教能有補哉。鄙人自慚見識卑隘。微先生言。何期得聞海外教政樞議。若謂教皇定論可宗。則天主教獨行足矣。奚至復有辨正。諸教之名目爲哉。

則此一端。益信彼爲天主之不足恃者。在畫蛇添足之專擅。非若守耶穌者。必矢循道理。不敢稍事節外生枝。况祭祀之禮。歷古易地皆然。惟自有耶穌之降。此等虛文頹俗。掃除殆盡。凡守斯道爲教者。概以專誠虔惕。昭事乎獨一帝天。口能謳歌。留以頌美化工。膝能伸屈。存以跪拜造物。視聽言行。以心印體。莫非歸榮上帝。爲君父者。以是勉其臣子。爲官長者。以是勵其民庶。無何。此等謳歌屈膝之典。例爲參天禮拜大用。或敢僭越妄行。靡不削弱衰敗。教之範圍人心也。抱道而終者。滔滔皆是。天下人才隨在皆有。自有耶穌教以來。中華敬虔之士。豈無獨擅經濟。堪資匡時佐治之選。奈道不同則謀相忌。雖有絕大抱負。不免爲俗所阻。其視夫爲回

回者。情甘屈節。志在求仕。而又興詞乞請主教。作彼護符。真有雲泥之隔矣。則此一警。吾知責成天下者。必能未雨綢繆。毋任夫同庇仁宇者。獨抱向隅之憾。雖曰楚才晉用。此去彼來。不足爲異。惟是諺有之曰。好牛不出欄。好馬不離鞍。若夫就聘他國。或販兵爲業者。雖身受上帝之庇。志免跪拜之辱。一朝得意。反喪心病狂。流言詆教。若而人者。眞所謂狗彘不食其餘之者。試問。其果不欽若上帝。何莫不移其屈膝之禮。轉拜他國君上。竊幸此類無多。只好呼之曰。迷途洋犬。一旦落在他人餵養。習慣成性。自然擺尾搖頭。奚怪昔之資其吠人者。今反遭其吠己。噫。人旣變本背義。用之實足爲禍。何則。道之必行也。天實使之。必先西而後東。益驗聖經作

用。而顯上帝有專擅權衡。道行遲早。非可逆料。今者。種已入地。根經盤生。使教士盡去。道亦行也。况教士志於道。誓不去。不去而欲揮之。自然禍因釁起。諺曰。蟲飛入火。自損其身。是蟲益奮。無非徒增俗諺之效驗。人而愈恃賢智。計謀驅逐天道。亦不過徒增聖經之效驗已耳。

業。俗下

孔子曰。道之將行也命歟。天則不然。蓋天不以其道不行爲歎。是行之爲法多且烈矣。人難窺其萬一也。飛潛動植。皆有所行也。人所見者飛動也。人所不見者潛植也。螃蟹橫行。蜿蜒紆行。電光閃行。雷霹炸行。月遠地而行。地遠日而行。自轉亦行。福音喜行。禍災

慘行。化工造物。各界各行之道。豈上帝更無法以行其道哉。竊謂與其被禍災而始信。孰若聞福音而立行之爲愈乎。夫俗之害道者。非僅祭丁祀祖已也。更有甚焉者。試思上帝造物。不但五腑六臟。運用適洽於內。四肢百體。配搭偶對於外。亦所以壯觀瞻也。此是未有人而先定造人之規模。孰知人性嗜惡。必欲纏足誨淫。豈非怪化工之造次。特不先與人謀乎。無奈此風一行。號疼啼苦之聲。聞於閭闔。忍心害理。莫此爲甚。村愚不肖。尤幸半奉半違。若夫紳富大戶。更至家喻戶曉。平心而論。不纏足者。順天之正俗也。纏足者。逆天之邪俗也。今欲不改虛祭。而又僻尙纏足。是應趨愈下。越教。越化。越不俗。不俗之俗。尙可爲俗。則天下何事不可爲俗哉。

或曰。纏足事小。祀祖事大。茲一旦求其改絃易轍。不誠難哉。愚謂天下事。所關在是非當明。真偽宜判。然後得求其神道無瀆。太和恆逝。若一味溷淆濫法。且一法而不肯再法。是有法不如無法。又奚必多此禮義王化之分。蠻貊夷狄之別。蓋人之所以陷爲夷狄者。是僻處絕域。幽居荒島。不知不識。所以風俗澆漓。製造鈍魯。良由見聞狹。而資質劣。所以藝術鈍。而出產限。於是悞以所行謂是。所有謂富。雖然人有三良。但使導之出徑榛。登之以禮義。未有不捨苦海。而適樂郊。良以相形見拙由致也。孔子曰。過猶不及。故曰從容中道。夫所謂中道者。示無偏易也。一有偏易。則不謂中庸矣。乃又曰。中庸不可能。則吾甚惑焉。夫道之所貴。在人亦可能。人若

必歸而之不可能。是必折而之偏易。誠如是。則過與不及。可混二爲一。諸夏夷狄。亦可一筆抹去。而祭丁祀祖之禮。更不肖致辨矣。蓋中庸既不可能。則事事亦可從而偏易矣。况欲執夫無來歆之祭俗。強人守祀祖之典禮。又不問有無乖乎不偏不易之中道。不誠謬哉。此所以呂氏春秋曰。天下七十一聖。其法皆不同。愚謂非不同也。示當變也。非必變也。求臻善也。是故儒謂中庸不可能。斯言惑也。但使守吾貞誠。操吾堅白。且道願朝聞而夕死。仁必以身而殉義。又安患乎中庸之有不可能哉。以其云不可能。又奚怪世道亦從而日趨日下。此所以是非混淆。黑白不清。拘泥固執。牢不可破。若謂祀祖之俗。所以難棄者。是有妨禮教之關重。余更有徵

也。漢儒王仲任先生論衡一書。整近百篇。彙十數萬言。板存四庫。坊本久已刊行問世。惜乎世尚嗜舊。雖有帝王之衡。要不適海市之用。先生議論鴻富。智闢千古。有生之傑也。無奈生非其時。知乏今世。故雖長於評理。而將缺乎審道。夫是雖能吹毛求疵。將不免涉於憑空層樓。梯雲構屋之遺憾。然而博學搜羅。準情度理。辨識深遠。較諸先哲。以無道里可計。曾見論衡中有祭意之篇。茲折錄其中段。以質世之泥祭者。畀自問祭祀之禮。何取而必若是其關重哉。其文曰。凡祭祀之義有二。一曰報功。二曰修先。報功以勉力。修先以崇恩。力勉恩崇。功立化通。聖王之務也。是故聖王制祭祀也。法施於民則祀之。以死勤事則祀之。以勞定國則祀之。能禦大

災則祀之。能捍大患則祀之。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。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。舜勤民事而野死。鯀動洪水而殛死。禹能修鯀之功。黃帝正名百物。以明民共財。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。而民成冥勤。其官而水死。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。文王以文治。武王以武功。去民之災。凡此功烈。施布於民。民賴其力。故祭報之。宗廟先祖己之親也。生時有養親之道。死亡義不可背。故修祭祀。示如生存。推人事鬼神。緣生事死。人有賞功供養之道。故有報恩祀祖之義。孔子之畜狗死。使子贛理之。曰。吾聞之也。弊帷不棄爲理馬也。弊蓋不棄爲理狗也。丘也貧。無蓋於其封也。亦與之席。毋使其首陷焉。延陵季子過徐。徐君好其劍。季子以當使於上國。未之許與。季子使還。

徐君已死。季子解劔帶其冢樹。御者曰。徐君已死。尙誰爲乎。季子曰。前已心許之矣。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。遂帶劔於冢樹而去。祀爲報功者。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。祭爲不背先者。其恩猶季之帶劔於冢樹也。云云。按此立論。是明言祭與不祭一也。非真有祭如在。祭神如神之義也。今日者。世界畢開。大道傳自海外。是天欲同此覆載者。共一辨識。鈞一趨向。余之錄此者。亦欲有所以破既往者之惑。而醒將來之悟。亦以徵爲耶穌。而不泥虛祭者之不可厚非也。

政上無事。皆謂受刑。蓋以西人常對吾人。不問其讀史家。嘗慨中西政教懸殊。盛衰迥別。乃效秦繆公。問難於由余故事。謂中國以詩書禮樂爲治。然嘗時亂。若西人者。習尙仁愛。法近楊墨。倫常之道既墜。則刑法之權。無所繫繫。其能致富臻強。其間豈別有法。以資籠絡抗制。不然。民得自主。則國奚以立哉。竊謂爲是言者。但知執法行令。而不知愛衆。親仁之爲利也。夫立國首在教化。次在縱民自主。終則稍寓刑賞爲懲勸。以收夫教化之實效。是刑法之條。爲違背教化示辱而立。自主之例。爲循蹈教化示榮而設。可見教化之中。隱有自主之權。以資激勵。不待嚴律峻例。極法非刑。而人自知忠君愛國。接物待人。是其分事。蓋吾人稟造

化之精。性既殊於禽獸。則情當厭乎拘繫。觀其孩提之日。雖得父師管束。然嘗時習放縱。期獲自主之便。况一旦長成。智識宏開。嗜慾畢露。又孰不絕思自主。以圖跼天踏地。是故王道之始。要在先事善教。以範圍其初心。庶無長大不屈之患。所以孟子云。善政不如善教。可見爲政者。貴在廣行善教。使民咸知木本水源。於童蒙之日。及其長也。必瞭然忠君愛國。事親悌弟之道。加之前有自主之榮。後有刑罰之辱。孰不勉身務進。圖爲端人正士。卽有一二頑梗強項。固爲作奸犯科。何難處之以法。使當其罪。誠如是。何患乎民之不懷道德仁義。以報父母坟墓之國。何須苦苦。必假倫常。以牽制。動累無辜者。輒受誅連之慘。此所以西人。常怪吾人不明政

體。不用善教至理。以鼓勵激勸。徒用倫常虛名。以籠絡牽制。而獨不思。人情既厭拘繫。一朝遭抑。勢必遽生怨慕背叛之心。諺不云乎。虎生猶可近。人熟不堪親。斯言雖陋。亦足爲以倫常爲政者誠不然。虎本逢人輒噬。今更欲趨而反近之。是喻其可親可狎者。初不知我虛實。度其必不我害也。若夫人也者。相逢且恨晚。何至既熟。更云不堪親。是喻其知我肺腑。特慮借倫常爲階。以覬覦挾制。可見法雖善。而自有倫常以來。天下之受拘繫牽制。波累誅連者。不知凡幾矣。奚怪民之不思忠君愛國。用命父母之邦。反以一遇警變。乃振臂狂呼。相率圖爲不軌。頓忘誅連之禍。推原其故。皆由上下壅隔。民失自主之榮。詩云。鳶飛戾天。魚躍於淵。彼無智無識

之物。尙知道遙自適。娛樂雲漢山水之間。而况人爲萬物之靈。孰不絕思放浪形骸。超乎禽獸鱗族之上。雖曰禽獸至愚。然而一旦遭擒被抑。又知咆哮牴觸。以圖破牢漏網。况所謂萬物之靈者。胡能俯首帖耳。忍受牽制誅連之苦。是物命之嫉惡拘繫牽制。未始不出自造化。成性。孟子云。父子之間不責善。責善則離。故曰易子而教。尤見倫常之道。雖莫大於父子。然聖人尤不敢必藉倫常。以抗制其卑幼。是知其厭於拘繫。責之也甚。其勢必離。可知法愈立。而弊愈生。治愈煩。而民愈亂。燭見人情樂於懲息。而嫉於抑勒。所以西人取法天道。爲政者推仁而不言治。施愛而不恃刑。是知仁愛之感召也。能使民因義而羞刑。懷德而自勉。故勳有世襲。而罪

無誅連。雖然政寬民逸。要亦罕見其民相殘賊。國遭凌替。竊以先王之道。莫大於禮。禮也者。莫貴於倫常。然而倫常之道。雖善。要必先得善教。而啓迪之。今之用倫常者。不但無善教爲啓迪。甚於倫常之上。馭以申韓法術。一有出其範圍。必入於刑戮。意必盡人而服刑名。藉資駕馭驅策。期免爭奪篡弑之虞。自是所謂倫常者。反爲申韓所抗制。故倫常之道。降至今日。喪且不能成禮。况欲求其父爲子隱。子爲父隱。胡能得哉。是則昔之所謂盡善至美之倫常。今乃反爲刑戮折磨之把柄。雖然爲君上者。藉倫常。得以死生其臣下。爲仕宦者。藉倫常。得以起滅其僚屬。爲有司者。藉倫常。得以魚肉其百姓。爲師傅者。藉倫常。得以暴虐其生徒。爲父母者。藉倫

常。得以殘酷其兒孫。爲兄長者。藉倫常。得以挾制其弟幼。爲夫婿者。藉倫常。得以出入其妻妾。爲家主者。藉倫常。得以荼毒其僕婢。爲朋友者。藉倫常。得以覬覦其同儕。牽制之慘也。甚至僕婢之裔。相繼永爲奴隸。且也律有明條。因毆致命。鄰右入以坐視不救。况罪至叛逆。孰能免合族同姓。若戚若鄰。不受貽累誅連。此不過按常而言。若以變論。權又操之刑名。蓋刑名爲主。倫常爲賓。一旦變生大逆。雖卑下之輩。亦得藉刑名架捏誣陷。以肆其欺侮凌慢。可見平日之尊如君父者。時或不免。况欲引身歸隱。圖爲逸民處士得乎。如韓子篇中有謂。太公望東封於齊。齊東海上。有居士狂裔華士。昆弟二人。立議曰。吾不臣天子。不友諸侯。耕作而食。掘井而

飲。吾無求於人也。無上之名。無君之祿。不事仕。而事力。太公望至於營丘。使執殺之。以爲首誅。周公旦從魯聞之。發急傳而問之曰。夫二子賢者也。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。太公望乃以其事對。且云彼不臣天子者。是望不得而臣也。不友諸侯者。是望不得而使也。耕作而食。掘井而飲。無求於人者。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。且無上之名。雖知不爲望用。不仰君祿。雖賢不爲望功。不仕則不治。不任則不忠。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者。非爵祿則刑罰也。今四者不足以使之。則望當誰爲君乎。不服兵革而顯。不親耕耨而名。又所以教於國也。今有馬於此。如驥之狀者。天下之至良也。然而驅之不前。却之不止。左之不左。右之不右。則臧獲雖賤。不託其足。臧

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。以其可以追利辟害也。今不爲人用。臧獵雖不託其足焉已。自謂以爲世之賢士。而不爲主用。行極賢而不用於君。此非明主之所臣。亦驥之不可左右矣。是以誅之云云。可見世之自詡謂勤儉以當富。無罪以當貴。又能得乎。

政中

夫太公望之誅華士狂裔也。當時未有不爲之寃者。乃獨韓子不以爲然。卒爰其事以爲秦法。詎知行身作俑。竟不免於秦禍。豈非天促其報者。適懲其禍世之將長耶。望旣首誅華士。而周公亦誅管叔。於是孔子因之亦誅小正卯。後世之效此以用誅戮者。不知其凡幾矣。是皆所謂不教而殺之者。夫曰不教而殺謂之暴。暴者

殘也。殘者不仁也。若三子之見誅。其果先有教之者乎。不然或囚而懲之。或旣悔而釋之。或驅逐而之境外。是無害於仁。有益於政。人有三良。旣知訟獄者。不之堯之子。而之舜。是知堯之子尙不能有爲於其國。况彼刑餘之人。又焉能作死灰之復燃哉。夫華士。狂裔。小正卯。三者。不過或因微嫌。或因私怨。而竟坐以大辟。不亦忍乎。孟子因梁惠王易羊之辯。尙云君子遠庖厨。惟恩及禽獸。而皆謂爲無傷乎仁術。矧夫情關手足。義屬同僚。加有賢稱隱士。而義並君子者。竟至任情誅殺。毫無怵惕惻隱之念。又所以爲教。豈得謂仁乎。上帝旣有好生之德。浪子能無回頭之岸。是則周公誅管叔。與孔子殺小正卯。焉得謂無過者乎。且先王之有禮樂刑罰。不

得已而設。莫非爲治亂。非所以釀亂也。按華士所供操行。察太公望斷獄施政。是欲刁天下之亂。藉顯其才之足治。不然華士狂僇之操。豈非束身自勉於治乎。則使其亦以所是爲教。若無越分妄爲。亦未嘗有害於政也。原其所以不仕者。或自知才非王佐。德乏溥施。欲效夷齊故事。更甘隱耕自給。不事與世聞問。此而不得爲教。又何教之可師乎。嗚呼。欲加之罪。何患無詞。乃必責以不臣天子。是望不得而臣。此言妄也。何則。一國之民數以兆計。而尊者則僅一天子。豈彼二子不仕。則天以皆失人臣之佐。且也君子有不耕而食之職。使此兆民皆安逸不耕。爭爲臣事天子。則國雖不亂。又胡能免爲餓殍哉。語云。鳥擇木而棲。木不能擇鳥。是禽獸亦有

自主之權。何以人而不能如鳥乎。若曰。賢者必事天子。何當日太公望得以背紂而事周。謂非鳥擇木而棲之顯證哉。按華士不仕齊。而見誅。則太公望不事紂。亦豈能免哉。或曰。太公望之於文王也。渭水竭誠相顧。是故棄無道。而就有道。故稱知遇。曰善哉言也。試問太公望。當日欲得華士之佐。曾亦竭誠一顧營丘。或假以時日。使其審厥所從。否。豈太公望得以背天子事諸侯。而獨華士狂僇不能棄事齊。而事楚。蓋華士爲營丘隱者。太公望爲始封蒞齊之諸侯。二者皆有謀面之可恕。乃一至營丘。而必執殺爲首誅。及周公旦追問所犯。始知爲不仕而坐死。其他別無所過。此是望自行不得爲法之教。而更責人教不得其所行之道。不亦冤哉。太史

公曰物必先腐。而後蟲生。余悲華士之操。非必自取也。蓋或有感許由夷齊之軼事。而悞世途坦直。了無崎坎。獨不知禍福由來。非智慮所能及也。此一時彼一時。使周公且封齊。而不封魯。更使太公望封魯。而不封齊。華士狂喬不但可免斯難。或將有爲於齊國也。是豈夷齊之操。可與同日而語哉。夫伯夷叔齊。孤竹君之二子也。不守父命。是不孝也。棄位而逃。是不忠也。幸而陷其可繼之弟。蹈僭奪之名。是不義也。不幸而國破家亡。流離失所。是不仁也。不孝。不忠。不義。不仁。加又扣馬諫阻人之爲善。且又采薇作歌。誓不食粟。餓且及死。是怨也。五者之間。不免居其三四。又所以教天下。尙得謂仁賢之無怨者乎。且也當夫未逃之先。上有父命社稷。太

妃宗室之寄。下有弟姪妻子。臣僚國人之託。一旦忿激思逃。誘陷季弟。共蹈其行。幸而國有仲子可繼。不然者。若皆尤效引去。則其所謂社稷宗廟。后妃妻妾。又從而孰託乎。事非被迫。情無抑勒。乃至忍饑害生。置詩書禮樂。道德綱常。於不問。不誠忍哉。若謂禮不及疎。位不傳幼。是堯不得放丹朱。舜不得受唐禪。不然天子之位。既有可放。可禪之義。而况孤竹爲一小諸侯之列。竟至父命不守。拋家棄國。忍心逃亡。設有人焉。家僅二子。父同孤竹之操。子皆夷齊之行。則其家之破亡。亦概可想見。諺云知子莫如父。若文王之所處。與叔齊之所遇。遙遙相對。惟操同而行異。世不但不誹其不賢。且以聖而見稱之。君子不出家。而誠教於國。若伯夷之賢否。孤

竹君知之審矣。既不得稱於其父。况欲棄近就遠。舍己耕人。亦殊無謂。觀其聞善盍歸。是其初亦不以餓死爲然。况仁之爲義。莫大於濟困援阨。伐紂之舉。天下稱謂拯民水火。乃二子者。卒以不孝不忠爲諫。及至天下歸周。兆民頌德。獨彼兄弟。誓拒周粟。情願采薇作歌。餓死首陽。是豈情之必然耶。抑勢之當然歟。此余之所不能解者。乃獨舉天下而共稱之。謂其不念舊惡。怨是用稀可乎。傳書云。普天之下。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。莫非王臣。由是觀之。則首陽雖遠。亦屬有周之地。夷齊雖賢。不免爲周臣民。薇雖至賤。亦周之產。不食其粟。亦當不居其地。不居其地。更當不食其薇。今居其地。而食其薇。而曰。不爲其民可乎。仲子避兄離母。居于於陵。孟子非

其所居。未必伯夷所築。所食未必伯夷所樹。議其必蚘而乎可。王仲任。刺其所議失當。謂必魚與海。而後乃可充仲子之類。又曰。伯夷不食周粟。餓死首陽。豈一食周粟。而以汚其潔行哉。因是而知夷齊之行。不但無以稱於當時。而亦不足以示於後世。仲任以魚與海爲喻。意者首陽與薇。二者未可卒據爲夷齊之有典。豈所謂無徵不信耶哉。未見水言。命辭。中韓。之。謝。矣。其間。雖。有。圖。與。政。下。同。體。盡。皆。非。無。汎。汎。而。然。乎。烈。外。亦。尚。賦。出。一。端。亦。欲。天下事不可專諉。幸與不幸。要視際會之否適。不然。當日伯夷叔齊。扣馬諫犯武王。尤得太公望。一言援免。今者狂僑華士。行超夷齊。情無諫犯。而罪更入以誅連。遙遙相對。豈彼爲賢聖者。亦有經

權後先。顛倒之不同哉。教以是。政以是。人焉能毋惑乎。倘所謂逸民處士。豈夷齊首陽之外。不得復有其地其人耶。噫嘻。草木尙知逢春之榮。人非禽獸。孰必不思顯達榮耀。其所以情願埋頭遁跡。圖與草木同歸盡者。非無所驅而然乎。歷代政治。如出一轍。秦爲首宗。申韓。要亦未見永言配命。竊謂申韓之術多矣。其間絕無仁愛之說。幸而世之用其法者。不皆盡行其道。不然。天下幾無完人矣。此不過因論政教。而累及之。非樂摘古人之劣跡。以發其瑕疵。且有進焉。夫教者道也。法者權也。是故教不跨於權。道不制於法。蓋人旣奉道守教。則刑法莫從而遞及之。由此可知。教化之中。顯有自主之權。茲若不體天行道。縱氏自主。使民咸知竭忠懷義。樂

歸仁化。而必假倫常虛名。從事申韓法術。是教化大用。反爲刑名牽制。仍欲望民之不生怨慕背叛得乎。聖人立教。原欲人敬長尊親。慈子悌弟。故設爲庠序之學。今以刑術而問其情。是使其不相親。而相怨。倫常之道云乎哉。其故皆由。教無木本水源之道。化失善惡窮通之理。旣謂生自氣來。死因土歸。而人自然竭盡畢生心血。以謀富貴利達。又何暇回首道德仁義。所以殺身成仁之事絕少。而劫掠焚殺之案恒多。若西人者。則大反斯道。因其教以元始造化爲基。人明禍福報應之理。旣知其來自搏造。去歸賞罰。而人自然範圍節操。從事道義。何敢妄生殘念。計謀富貴利達。所以謀財害命之案絕少。而殺身成仁之事恆多。小者如薄待禽獸。尙能

推恩示禁。况大者若忠君愛國。事尊悌弟。孰不知爲分事哉。且教不汜濫他趨。人無二三其德。倫常之道。又上並天君。下及海外。可爲大備矣。何須苦苦。必強其同此莫須有之虛名。然後得稱爲服化。或曰子爲西人說法。得毋爲其教中人乎。曰有是哉。諺不云乎。傍山知鳥。臨水識魚。物猶是也。况義之關於是非。理之繫乎損益。又孰不道其所道。非必皆爲各言其志也。申報爲海內鉅擘。主稿爲諸夏至人。其於縱筆行文。盱衡中外時事。雖畛域殊隔。門戶各分。時或不免顛倒抑揚之憾。可見公道在人。非情可制。謂亦議其有所偏昵可乎。謂余不信。請質其庚寅七月十六之論。其文曰。泰西列國之爲治。非徒恃乎練兵。講武。設邊備。整海防。製戰艦。精火

器。徵稅賦。通貨財。廣物產。以著富强之效而已也。其治國尤以民心爲本。順輿情。備采衆論。即善於收拾民心之明證。而使之與國本默相維繫。嗚呼。三代以上之所由隆也。豈以海外而擯之哉。近時。英有士人。講求經濟之學者。歲恆一會。凡兵農刑賞。無不悉心考察。其論囚人之數。謂我國決獄之多。莫如一千八百四十二年。道路之間。赭衣滿目。至四十九年。迄於五十五年。獄訟稍清。每年鞠讞中數。約二萬七千四百九十九人。五十六年至六十年。每年中數。爲一萬八千四十五人。七十年至七十五年。每年中數。爲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七人。近今益復減少。以七十五年與四十二年相較。英之居民。百中加四十一。因數百中減六十六。有心世道者。

觀於獄訟之清。推知風俗之美。而君相明刑弼教。三十餘年。易俗移風。乃得臻斯盛世也。又謂邇時刑牘。犯奸者少。犯殺者多。無陰險之行。有剛勇之氣。閭閻之風。甯狂毋鄙。然殺戮之慘。有傷太和。欲暴厲潛消。必廣設學校。變化其氣質。涵養其心性。無形之斧鉞。遠勝有象之桁楊。且市廛之間。杯酒起釁。白刃相讐者。殆無虛日。推原其故。產自中人以下。所居皆狹隘卑淺。昵酒害之窓。明几淨。酒綠燈紅。遂願醉鄉終老。樂飲於市。竟爾忘歸。倚醉逞兇。類皆坐是。執政者宜奠厥民居。俾屋宇完好。退食家居。無狹窄之嫌。有倫常之樂。又何必舍家雞。而愛野鷺哉。由是觀之。英之所以教化其民。固在乎正本探原也。所謂厚風俗。正人心者。胥繫於此矣。乃中

國之求富強者。徒耀外觀。豈非舍本而逐末也哉。云云。若斯之論。已層出而屢見矣。或議其朱赤墨黑。良由習染以致。謂退閱其十數年前之作。便見蘆山真面。哀哉。既知文隨世轉。筆因俗移。尤當益悟百十年後之運筆者。行皆起而大書特書。率人變夏用夷。惟緩急不濟。木已成舟。舟已變炭。又奚從而補救挽回。今日之事。關於合舟。將來之變。繫於榮辱。與其坐歎百十年後之灰燼。孰若趁救其木未成舟之一日。聖人之教。非不善也。差短在一天道耳。若夫修齊治平。何嘗無遺機。以導人入勝。要在吾能審厥得當。操吾堅白。先於所謂本始。繼於所謂末終。天顯我助。神默我佑。又焉患乎何往而不利哉。先哲云。君子不黨。愚謂君子亦黨也。黨其善。不

黨其惡。小人所以黨者。黨其惡。不黨其善。申報獎譽英國。君相明刑弼教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。皆因率由耶穌之天道。斯誠不黨之黨。世之觀富思駢。見強思齊者。其亦知務同人之所黨否耶。書之以質夫評禮義。談王化者。作一反照。孰敢云乎不可耶。天復再書。

氣合原治

君子小人稱自上古。治亂持危。賴於賢聖。雖曰爲政者。未必皆爲賢聖。要亦未始不師賢聖。而能爲治。此所謂無君子。莫治野人。無野人。莫養君子。野人者小人也。小人者。庶民之無與政者。使天下盡人而小人。則世無寧歲。使天下盡人而君子。則民不聊生。蓋君子有不耕而食之職。小人無不治而安之勢。是君子小人。必胥相維繫。理固然也。故曰聖人於民類也。差短在達窮之分。舜未受天下亦小人也。紂未失天下。亦君子也。世之稱大聖賢若孔子者。初何嘗不由小人而升爲君子。由君子而退爲小人。可見君子中。不能無小人。小人內。亦未嘗無君子。所以不卽升降者。良由安於時。守乎命。故曰君子固窮。小人窮斯濫矣。蓋言小人之行。不足比德君子。雖然。紂爲天子。武王位列諸侯。皆有君子之稱也。而乃互用誅伐。是者嘉其拯民水火。非者詆其以臣弑君。固乎濫乎。不免聚訟至於今日。殷周以前。秦漢之後。許多君子。一旦失勢。而變爲小人。許多小人。一朝得志。而變爲君子。官海風波。歷來因政升貶者。其間之君子小人。浮沉起落。其可以數計乎。然則養者如此。而治

者如彼。能不負小人所供奉哉。且歷觀古之得天下者。未必盡人而苦周孔之仁。失天下者。亦未必盡人而若桀紂之暴。此其間固有主宰存焉。誠若此。是賢聖之教。不盡足恃。不足恃。則不必有君子小人治養之別。或曰否。不有君子小人之別。其勢必更亂也。所以聖人立尊君卑下之制。以籠絡範圍。蓋欲天下有治而無亂。其若後世反道悖德。威福是擅。居命位置。天愁人怨。遽生篡弑亂亡。此所謂聖人教人以規矩。不能使人規矩。故曰君子如舟。小人如水。皆所以諷君子之修省。後世亦知禮樂法度之不足恃。以故兼施申韓刑術。藉資駕馭驅策。以制人之死命。獨不知人情樂慫慂。厭拘繫。責之愈甚。而勢愈離。雖殺不勝殺。而將不免爭奪殘賊相

亂亡可勝嘆哉。野諺曰。人望高。水望低。以民喻水。不善喻也。蓋水卽覆舟。舟未必溺也。卽使及溺。而水將不能變而爲舟。民則不然。蓋民之覆君也。旣覆。則民將變而爲君矣。其所以舟水喻治。或存售世。以示不失尊上卑下之忱。不然。民非水喻。君非舟比。且載覆之理。關乎天時。善爲舟者。雖驚飄怒浪。萬馬奔騰。舟無恙也。不善爲舟者。雖一塵不驚。舟亦覆也。况舟有大小。水無定勢。行江河者。不堪以濟湖海。走滄溟者。不適以渡江河。二者失調。亦覆也。矧舟雖堅。無百年之製。水卽弱。有配地之形。且禮樂刑罰。勢似狂風疾雨。有犯必折。茲欲以民喻水。以君喻舟。兼以申韓法術。是以不百年之舟。加其危檣。重其負載。驅使縱橫奔馳。於驚飄怒浪之中。欲

其不覆得乎。此所以元明以前。秦漢之後。相率亡也。其故皆因威權擅。而尊卑限。士心分。而民志潰。痛癢異。而休戚殊。有一於斯。家且不治。况舉而有之。國豈能安。此所以秦之得天下易。而失天下亦殊不難也。夫所謂君子者。養於人也。小人者。養人者也。聖人云。分人以財謂之惠。教人以善謂之忠。是惠之爲義。隱有君子之稱。忠之爲義。藏有臣下之責。今更欲以養人者。卑如蠕蟻。養於人者。尊若帝天。所行悖乎所教。相去奚啻天淵。不誠謬哉。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。使司以牧者。是天之愛民。特慮民之愚頑。互相戕賊。故立君司牧。以資保衛。非爲牧有司職。亦可擇肥而噬。蓋羣羊有主。牧乃司命。與其聽牧擇噬。何異付之豺狼。其所以云天視。自吾民

視。天聽自吾民聽。是喻天之愛民。何等卓厚。雖立君司牧。將慮民不堪命。所以寄耳目於民間。察得失於羣情。以定司牧之去留。是君有可更之理。民無可易之義。以其有不可易之民。必從事於必可更之君。此所謂周餘黎民。靡有孑遺。其次之相繼懲更者。又何一不然。雖曰。牧者人也。所牧者畜也。尊卑貴賤有如是也。然而當思。天之所以易牧者。亦祇在羣衆中擇優而充。非別有族類可使也。可見天之使牧者。是以人牧人。非人牧畜也。更非以畜牧畜也。不謂秦政之得天下也。而更以牧民爲牧畜。因其自僭爲皇。謂民黔首。黔首者蜀驢也。以民當畜。宜其二世墜命。不亦可乎。嗟乎。世之驕矜自用者。動輒必處己於無所謂極之天。致人於無可立足

之地。是皆未讀西經。不知上帝專欲舉孱弱。以愧驕矜。此所以布衣之有天下也。奈人將不能世守其道。天亦不得不再潛移默徙。以示其確有莫之爲而爲之勢。能明乎此者。庶可以談天道之循環。察賢智之退聽。嗚呼。可以人而不先小人後君子也耶。

原古

志游散人。一日閑逡巡。勿憚居士之室。聞屋中三歎冤抑。排闥而進。相見讓坐而問曰。子素自許曠達超世。今者燕居靜養。胡爲狂呼冤抑。豈亦有所觸而然乎。居士曰。先生少憩。予先有請焉。然後告子所以然者。方今世界紛紛。專務剽奪吞併。視富強爲能事。若夫被鞭笞。遭驅策。國權旁落。社稷傾墜。請先生約言其究竟所因。

散人曰。自時局觀之。盛者在能維新。滅者莫非守舊。是天下共知共見。子豈不爲然乎。居士曰。余初亦猶是也。乃再一轉想。方歎其然。豈其然哉。散人曰。子得毋故爲惡作劇。以駭聽聞乎。居士曰。予生平自諺爲勿憚者。是存心改過。不敢隨世附和。况事未閱歷。理非見到。詎可以瞽相瞽。人云亦云。此所謂行年五十。方知四九之非。不然者。何嘗不效人附會。詆古譏舊。但從茲迷關一破。自悔失言當初。蓋不知人情有古今。道理無新舊。是故天之所以謂天者。但知有道理。不知有古今。人之所以謂人也。但知有勢利。不知有道理。所以江河日下。越趨越新。卒至人情變古今。道理翻新舊。非然者。開闢以來。天地未嘗不舊也。道理無稍或新也。而人事之起

落。法度之翻騰。莫知幾許之變更矣。自來老者講道德。儒者說仁義。釋氏談神佛。今卽物物皆神。此是越變越新。愈新愈害之明徵也。茲以道而論。古者曰。自無而有謂之道。故曰天命爲性。率性謂道。後世則挾賢恃智。術才誇能。幾莫知有道矣。再以德而論。古者民我同胞。物我同與。省耕薄斂。采風問俗。痾瘵在抱。饑溺同深。後世則深居簡出。威福是擅。莫知有德矣。再以仁而論。古者班白不負戴。罪人不株連。不重傷。免二毛。後世則欺孤。凌獨。溺女。搶孀。架禍移罪。戮尸滅族。疲瞽殘跛。甚且匍匐。乞丐於道路。莫知有仁矣。以義而論。古者俗雖澆漓。尤知有餽必辭。非義不取。若夫置直豪俠者。隨在多有其人。後世雖稱禮義王化。究其所尙。無非讒諂面

諛。詐譌欺虞。察其所行。非賄賂逢迎。沽名市譽。便是恫喝挾制。勒索覬覦。以辱爲榮。貪生怕死。莫知有義矣。嗟乎。道德仁義。一變如斯。其他禮樂法度。綱紀政教。欲其不往下趨焉得乎。所以古者禮不修。後世爭逐風水。古者樂則韶舞。後世競尙鄭聲。古者誦詩讀書。明道方筮仕。後世搭題八股。納穀亦蒞民。古者以教化愚頑。後世以智愚黔首。古者四海兄弟。後世同室操戈。古者用兵禁不仁。後世以勢毒天下。古者俗不尙纏足。後世蓮步甫三寸。大抵人之所貴在天良。上古荒遠莫稽。然而賢者總不離神道設教。所以古之欲要人爵者。不能不先修天爵。後世則棄天爵奪人爵。古者以千支爲紀年。後世以甲子訣休咎。古者以南鍼導舟車。後世以

羅盤卜宅。古者以七日來復爲報本反始之安息。後世以七七爲旬。以歆尸。古者七十子。尤憾言性天道不得聞。後世一遇言性天道必加害。此不過畧舉以概。謂必悉數彙較。不免洛陽紙貴。夫所謂古者。黃帝堯舜也。所謂後世者。桀紂幽厲也。斯湯武之由盛。嬴秦之由滅也。散人曰。然則堯舜未滅乎。居士曰。家天下者。失之則謂滅。官天下者。受之則無所謂滅。復問曰。今之強盛若西人。崇尚之政教藝術者。詎可謂古乎。居士曰。有是哉。夫西人所崇之教。名曰耶穌。實則天道。天者古也。道者舊也。且守安息。必以七日爲來復。復者教人以行舊也。夫古旣無古於上帝。舊旣無舊於道理。則凡天地事物。豈能有一出其範圍。而越其駕馭。至若所謂重生

救贖之奧義。又無一不爲慎終追遠之至理。蓋世道沉溺。人行邪僞。殄滅之機。間不容髮。使非上帝本造物。而純仁義。焉得耶穌不降。重行救贖。昇世咸賴。以改惡遷善。棄邪歸正。由是觀之。莫論本始歸復。顯徵古是今非。故曰甦生。又曰復生。竟曰重生。猶之康詰曰作新民。否則民本一樣之民也。幼而必老。老而必死。奚以能新。所以然者。謂導之出水火。而登之以衽席。棄無道而就有道。至若藝術之新者。不過竭厥賦畀。窮我精蘊。要無一非舊者。是故禮云。萬物本乎天。人本乎祖。郊社之禮。所以報本反始。則此益見人而虛心。以己心印天心。天亦獨厚其稟賦。擴充其藝能。是欲其知所以厚之者。將期其貞誠誠謹。奉道彌堅。非欲其夜郎跋扈。重蹈覆

轍所以孟子曰。行今反古。灾及其身。由斯以觀。人雖智識日開。製造日巧。惟賦異物質。無一非舊。否豈天曾誕造一新人。拋下一新物。總之莫論古今新舊。若合符道。今可勝古。若不合道。舊不如新。是故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夫新者道也。非古之反也。日日新者。謂勉人日日棄無道。以就有道。否。豈湯亦教人行今反古哉。散人曰。子休矣。我知子所以發古。正欲人之維新。惟立論顛倒。令讀者目迷五色。何妨書之。以質世之執古者。使其自問。其果不愧夫所謂維新者。亦以徵夫維新者。無稍或背於往古。但使夫新而不新。古而不古者。見之不再詔曰。吾得中和之正位矣。夫是則可云爾。

富强當務上

曩讀遜叟先生所談洋務。終難坐言起行。深有感焉。先生於公報五拾九册云。今天下務因循。苟且。粉飾。誇張。拘泥。鮮通。委靡。不振。非以謂舊法不可易也。即使一旦翻然改轍。要非力爲整頓。以實心行實政。則所習者。亦徒皮毛。門面而已。非中虛驕。便蹈草率。始似圖功。終成虛演。非以彌縫掩飾。便是阿諛逢迎。動曰自強。而了無實際。動曰致富。亦徒託空言。無他祇以富强二字。爲美談而已。揚厲鋪張。不值一噓。如欲真富强。無論中法。無論西法。皆可以臻實效者。首在上下一心一力。專工致志。職無旁貸。役不外紛。破除成見。消去隔膜。撤堂簾之尊嚴。與民相見以天。又曰。天下之大患。

莫患乎在下有不信其上之心。茲試以官出一示曰。今國家興大徭役。欲與民間貸債一千萬。準以十年償還。爾民其輸將勿緩。試問民間果有應之者乎。乃一轉外國銀肆。發出股票。民之趨者如鶩。名爲貸洋債。實則取資於華民。華民之預股者多。而洋人反得坐扣其息。嗚呼。民至不信上官。而信外洋。此真可爲痛哭流涕。云云。讀竟竊嘆先生宏談碩論。切中蕃人肺腑。知事不可爲者。在乎信相失。誠慤靡然。所可惜者。先生既知欲圖富強。必力爲整頓。整頓者。變通也。何終又曰。欲使上下一心。君民一體。下情得以上達。上惠得以下逮。無隔閡之弊。無掩飾之虞。不必西法。自可臻富強。在得人而已。竊謂末段之言。則大反上文。何則。中國本無上下一

心一力。專工致志之教。亦無職無旁貸。役不外紛之條。更無破除成見之遺風。亦不肯消去隔膜。撤堂簾之尊嚴。與民相見以天。諸如此。惟西法有之。今言不必西法。而要在得人。豈非自相矛盾者乎。先生謂得人者治。愚謂亦須得法得神。然後能有真治。蓋人是靈物。法是靈機。人失靈機。猶禽獸。人失靈神。猶僵尸。是故有法則靈。無法則死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。是武王有法。以制紂之無法。白起坑數十萬趙卒。是白起有法。以制趙卒之無法。漢高一布衣而傾秦七廟。是漢高有法。以制二世之無法。若夫後世相懲亡者。何一不因法而興滅。今日者。合地球生靈。多至千數百兆。中國居三之一。謂不能得人是惑也。其實修不得其法。奉不得其神。職是

而憑凌者輒見。覬覦者頻仍。天下事少見多怪。法雖易言。而理殊難竟。此冥冥中。固有主宰存焉。不然。中國以詩書禮樂爲法。加又動言體天行道。論理自應天祿永昌。又何至朝秦暮楚。徒換靡常。是皆法未得其純者。中國如此。外國亦然。回憶普法之役。先生著有戰紀。情形仿如親歷。其亦知普何以處小而勝大。法何以處強而挫於弱。無他所法不能無畸純畸疵之相異。不然。普法之操。正所謂棋逢敵手。又何至一仗即蹶。再仗再蹶。畢竟城下王俘。割地納款。其故皆因吏治雖同。無奈政教差遜。責成天下者。可不鑑觀斯事。以驗不但西法當法。而法也。益宜法得其法。若一味徒法。濫法。何異於無法乎。况習人之軍火。學人之智能。而不肯稍一致意。

於人之政教吏治。以若所爲。卽能強似當日之法國者。且不能保其不爲普挫。矧乎萬不能比肩其砲艦軍火。而徒拘泥吾之古法。以期折衝無形。戰勝不兵得乎。或曰。外國富強者。若英。若德。亦不過上下一心。君民一德。吾人果悉舉而效。豈不能臻一樣富強乎。應之曰。談何易易也。試問應爲何事。而後能致上下一心。君民一德。識者必曰。使非兼修政教。並革吏治。徒言得人。勢不能也。蓋大厦繫重。非一木能支。茲試設一譬曰。方今天下多事。國家頒諭求賢。惟是利權之舉。必求其無監守自盜。影射侵漁。軍施之事。必求其不窺伺畏避。臨陣退縮。苟能得此孚信誠懿之才。盡可破格擢用。無奈粹難其選。或告之曰。某村有隱者。某谷有處士。卽使虛心

往聘。答者不是諉以子幼親老。便是辭以新樞停厝。既而轉顧之他。不是答以不識文。未學算。便是推以兄弟爭產。叔侄纏訟。無何偵騎四出。到處求賢。其間不是因風水害鬪。便是受波累繫獄。或因異道不謀。或因同病相誠。或爲三代不清。或爲孤身無靠。或因卜筮不祥。或因著龜失利。種種乖風陋習。壅塞阻撓。爲天下所無。獨中國僅有。使者方見難思退。突來老叟曰。來予與爾言。昔者吾鄉某親。與鄰村某友。皆精明正直之殷實者。因惑於慫恿。激於公義。竟而出山問世。無奈不能阿諛奉迎。因是而構怨同事。取厭上峯。畢竟遭冤被抑。一者傾家蕩產。一者捐軀囹圄。今者子孫又繫縲絏。前車可鑑。孰敢冒昧應命。吁以區區理財一端。得人若是其

難。况數千萬里之疆圉。幾百十處之口岸。隨在強鄰。到處敵境。軍國政事。在在需人。平時以詩書禮樂爲籠絡。茲復以申韓法度相鉗制。尊卑既嚴。上下尤隔。一旦有事。欲求其必效法人之毀家紓難。普人之捐軀報國。不綦難哉。觀於此。竊嘆遯叟先生所謂得人而治者。不知得一人足乎。抑得二人足乎。當得者。尤不知爲卜筮人乎。抑著龜人乎。以下筮著龜之輩。尙須避凶趨吉。况欲求夫精明正直之殷實者。又欲務多益善。謂不先兼修政教吏治。以培育締結得乎。

富強當務下

間嘗論中國欲臻富強。務修政教。蓋政教修。然後民純孚信。士盡

誠慤。有無可通。利權可舉。衆志藉成。戰守可擅。然則奚謂乎修也。天下萬國。各有政教。亦各有神道。蓋無神道。不但不能爲政教。亦不能資吏治。何則。政無神不能治。教無神亦不能化。故曰聖神功化。此萬世不易之道也。夫所謂神者。是正神也。非邪神也。曷言乎正神也。天無二日。則國無二王。宇宙間容有二神哉。旣無二神。是僅一神。一神者眞神也。眞神者正神也。神正然後克受萬國咸崇。咸崇者聚萬國共事一眞神也。斷不能此崇斯神。彼事他神。竟至各神其所神。以致共一世界。而濫事無數萬神。無數萬神。則其爲臆造。不經之僞神無疑矣。神道不且自此瀆焉。神道旣瀆。安得人。事不從而亂哉。何怪茲鑑者。厥怒維殷。厥災維烈。戰爭互起。懲滅

相繼。此所以或八十八。而共九帝。或二世。而滅國。是其瀆神之明徵也。或曰。神道憑虛。人且不信。今又紛言邪正。不更誕哉。愚謂人有三良。缺一則不稱爲純人。是故由狃榛而登禮義。不待人之教之者。稟賦三良之由致也。而又諉言。不知孰爲正神。是自欺也。先哲言神。後學廢神。茲日之欲藉神道。以懾服人心者。甚夫家棋噐皿。莫論貴賤整廢。謂亦有神。是中華一國。幾有無數萬神。使天下一樣謊唐。則神之爲號。奚止恒河沙數。而曰憑虛不信。不亦謬哉。諺云。越恭越拒。越卽越離。所以愈不信神者。愈多神。愈卓信神者。愈少神。因其能卓信。而後能講究辯識。所崇確爲明徵。有據之眞神。旣得眞神。亦知革去僞神。夫是而所奉者。則爲獨一眞神。猶之

古人所謂皇天上帝。卽西人所謂耶和華真神。名雖殊義則一也。是故天子祭於郊者。諸侯祭於社。孔子統而釋之曰。郊社之禮。所以祀上帝也。是上帝乃化工造物。至尊莫匹之真神。孔子戒謹已甚。慮後世有汜濫瀆神者。不得已。剗繁就簡。棄僞存真。乃獨朱子放之彌緒。反改爲郊祭天。社祭地。不言后土是省文。則此一解。後之臆神者。孰不鑑山川之典禮。造百神之僞祀。甚於物物皆神。夫神豈可瀆乎。所以孔子曰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。由斯觀之。瀆神之罪。其孰爲大。可不言而喻矣。愚謂中國不欲富强則已。中國而欲富强。非兼修政教。則難以致力。欲兼修政教。非並講神道。則無以爲功。欲並講神道。以純修政教。而致富强。非合當世諸大國。併崇

獨一真神。則不但不能臻富强。而並通商保險。公法裨益。亦皆不能與沾也。經云。肆皇天弗尙。如彼流泉。無淪胥以亡。孔子亦曰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試問斯言何謂也。詎非爲神乎。嗚呼。古人有戰必誓。誓者多勝。勝則富强鼎盛矣。雖曰。神道之說。未免示人以迂。然而古者武王誓師伐紂。一戎衣而有天下。是其能以迂示人。然後得有八百載之長久。今人欲爲不迂之富强。胡能得乎。責成天下者。其可任夫耶穌教之神道。遭窘逐被焚殺。而不亟思設法保護。推廣續行。以迓天和。不亦殆哉。難者曰。中國崇儒。世以詩書禮樂爲治。今欲勸人變夏用夷。不誠難哉。應之曰。經云。上帝無親。惟德是輔。故曰勝者爲王爲帝。敗者爲盜

爲寇。詎非明言。但論勝敗之歸根。不關夷夏之殊別。於以徵第宅新主。衣冠易時。冥冥中固有主焉。愚謂與其無德而遭降罰。有戰必敗。恥甚於變夏爲寇。孰若有道而受旣助。戰而必克。榮甚於變夷爲王。之爲愈哉。哀哉。時至今日。情迫斯勢。又侈談莫須有之夷夏。而不稍一仰首問天。吁。豈能有補哉。天下萬國。各有禮教。姑莫論其崇何項禮教。要所教能致人孚信誠懇。則事皆可爲。反此則有詩書禮樂。亦惟託諸空言。試問今之詩書禮樂。能否教人歸於誠懇孚信。吾知其不能也。闡場之間。詐端百出。宦海之上。風波翻騰。所以遯叟先生歎中國商民。不能準信上官。獨不知中國民間。早已失此孚信誠懇之政教。以故興大事。創艱鉅。非洋人紀綱。則

附股者寥焉。於以見今日之中國。成一大詐局矣。父子且不免爾虞吾詐。矧兄弟親戚。夫婦朋友。又孰不藉倫常爲口實。貧而譎者。輒思逞蠻抵賴。以期挾制覬覦。坐享倫常便利。富而狡者。不得不計謀狡兔三窟。窖地藏金。以防架誣波累。明欺暗算之煩苦。若夫中人之誠樸者。非任人魚肉。安有太平日子可過。范蠡變姓三徙。良以政之可怕也。豈所謂虎生猶可近。人熟不堪親者。不謂教以倫常。人反甘於自外。其於詩書禮樂何裨之有哉。况人因倫常法度。籠絡箝制。自以招架不遑。周旋不開。何暇顧及爲國爭榮。爲公理財。天下事詎能遂意取法。不圖鑑觀從事。史云晉刀魯削。易地弗良。物且如是。况神器所關。榮辱所繫。能不於神道上。稍一致意。

周旋可乎。卽如日報一事。在外國所司者。無非譏諷諫諍。抑己揚人。以期激厲勸勉。藉收實事求是之裨益。乃在中國所司者。則一味粉飾誇張。抑人揚己。外而惹怨招尤。內而貽民悞國。是人因日報取益。我因日報搆禍。且不止此也。外國設電報。以寄耳目。長呼吸。一經中國倣行。則反爲敵人傳消息。此天津之現事也。諸如此弊。良由失此神道懾服。以致人終不能歸於孚信誠慤。孟子云。徒法不能以自行。未始不爲今之效西法。而不兼修政教者誠。子輿氏。謂天下耳目相似。則視聽相同。至於心亦應有所同然也。其有不然者是病也。雖然。人不能無病。而病耳目相似。視聽不相

通病

同則絕少。何諺曰。天下通病。豈爲病在耳目本相似。故爲視聽不相同。卒至意見參商。志尙柄鑿。所以鬩牆爭競由來。盛衰存亡由致。不然若以相似之耳目。作相同之視聽。病云乎哉。今之羅斯病者。亦復不少矣。何不自療也。曷怪其家終紛擾。國終戰爭。不亦自暴自棄。而不自療也。或曰。人病須醫。今言自療。是天下之懸青囊。操岐黃者。行將改途謀生矣。應之曰。人有五臟六腑。四肢百體。外受氣候之侵。內染情欲之感。稍不檢點節制。百病叢生。醫者應如山陰道上。招架不暇。何慮莫從糊口。僕所以云療者。是性僻乖張。負氣暴戾之症。雖靈芝仙草不能爲功。瞑眩苦口難以致力。惟病者平心下氣。以相似之耳目。作相同之視聽。不療而自瘳矣。若不

自療必人之療。其療也。治法有三。蓋此病大抵習性相沿。下愚無知者。非鞭笞驅策。難以收効。中才可造者。教育提撕。便能潛移默化。若夫上智之賢者。祇可瑟歌示意。感召相孚。亦可沒藥有喜。或曰。有是哉。區區耳目口鼻之疥疾。療且若斯之易。何必曲引旁喻。爰孟子。喻通病。不亦小題大作。以駭聽聞乎。應之曰。異乎。吾所知也。諺不云乎。星星不滅。足以燎原。涓涓不塞。將爲堤患。不謂諺有是言。而世亦有是病。子之云然。亦子之病也。何則。人皆見其難。獨子見其易。不知病雖易療。無奈症之難認。醫者要在精於辨識。若不明病原。錯辨病症。悞上智爲下愚。一味鞭笞驅策。不但不能瘳其病。而反激其狂。再若悞下愚爲上智。一味委婉諂媚。不但不能

能瘳其病。而反長其愚。若夫中才可造者。既不便鞭笞夏楚。又不宜委婉阿諛。亦將不免激之以榮辱。動之以廉恥。若專用四臣六味。平肝順氣。豈能祛除其頑梗乖張之痼疾哉。病如是之惡作。症若斯之難認。人罹斯疾。終身莫贖。國得斯病。能不云亡。此所以湯武由諸侯而臻天子者。是能以耳目。與天下同視聽。桀紂由天子而滅國者。是不能以視聽。與天下同耳目。秦漢之後。元明以前。何一不因此而見懲亡哉。方今海禁大開。見聞較廣。閱症更詳。若外國之同罹斯病者。幾乎比比皆然。莫非因耳目口鼻視聽嗜好。各自競殊。以致角逐戰爭。相繼懲滅。不觀乎英之駕馭印度。法之鞭笞越南。大呂宋剽奪小呂宋。東日本夷滅小琉球。此是彰明淺近。

不肖讀史翻譯而知者。其他遼遠姑勿論也。詎非本耳目口鼻之相似。故爲視聽嗜好之不同。而至於國權旁落。社稷摧殘。之明徵乎。况外此尙有無限之矐矐隣隣者。特持其相似之耳目口鼻。專等傲人視聽嗜好之不同。然後藉口興戎。以遂其所大欲。或曰。是謀人之家國者。何關於此也。再應之曰。其所以受鞭笞致驅策。被吞併遭夷滅者。適因一樣之五官。強爲不同視聽之由取也。嚮使印度諸邦之耳目口鼻。能早與英法等國。作視聽嗜好之相同。何至恥甚於並萬不能相同之吏治功令。亦悉舉而與之相同。嗚呼。今之耳目口鼻。與人相似者。亦殊多矣。無奈不但以視聽嗜好。與天下相同。甚不肯與國與家相同。且並自己言行心術。亦不能後先一樣。難者曰。弱肉強食勢固然也。若謂視聽嗜好相同。則免佔奪爭競。何以生共父母。又同室操戈。曰善哉辨也。他人亦生共父母。何不同室操戈。獨我爲同胞兄弟。而必同室操戈。詎非顯徵教化吏治。有以使之者乎。家如是國亦然。且不止此也。慢藏誨盜。善藏亦誨盜也。天地如不遽廢。性僻若仍矯強。後世必有因礦藏之相似。爭捭闔之不同。而並土地亦見奪也。是故人不可不同智也。天良不可不同見也。事理不可不同明也。天道人道。不可不同親也。上下尊卑。不可不同軌也。籠絡牽制。波累株連。勢勒威迫。諸法。更不可不趁早革去。以期國運相似。而富强亦相同也。余所以絮絮者。特爲知者道。非與俗人言也耶。

時宜

成敗利鈍者事也。致事成敗利鈍者勢也。使勢致事成敗利鈍者權也。持權使勢。致事成敗利鈍者理也。執理持權使勢。致事成敗利鈍者道也。握道執理。持權使勢。致事成敗利鈍者天也。譬之建屋沙上。而屋必圯者何也。建屋者事也。沙質鬆散者勢也。不乘危墻壓者理也。不教人建屋沙上者道也。人而反道背理。逆勢行權。故爲建屋沙上。安得天不之圯哉。小人行險。道觀終行。其有當圯而無圯。不當圯亦圯。是天也。故曰莫之爲而爲。莫之致而致。雖然。物勢易覩。而事理難明。要以稟賦靈明。虛心忖測。則無論或事或物。無難分別辨識。若必居命位置。不務審時度勢。斟權酌理。孟浪

從事。而不喪敗淪亡。甚於建屋沙上者幾稀矣。卽如今之羨富強。慕西法。若暹羅之遭法難而思奮者。乃振臂狂呼曰。時至今日。爲利計者。必興織造也。擴栽植也。務開礦也。拓商局也。爲勢計者。必增電綫也。建鐵路也。設郵政也。購鉄甲也。製魚雷也。築砲臺也。練精兵也。種種籌畫。幾欲舉西人所有而盡效之。意美法良。謂行之富強立致。又何至三命五申。將遲其未妥未洽之缺憾。茲以利而先論之。問其何須舉此非常難鉅。必曰爭利權。遏漏卮也。問其資本何來。必曰或商辦。或官辦。或聯股份。集公司。官商合辦。問其胡知事之必濟。而一定有利無害。必更曰。國富民殷。衆擊易舉。蓋凡爲商賈者。莫不長袖善舞。共知子母是權。同舟望濟。西人以是致

富。以是臻強。吾人是則是效。效其所驗。奪其所利。安患乎何事不濟。何往不利。噫。假令斯言爲西人聞之。豈不掩口失笑。謂是皆一相情願之議論者。但知因時。不知制宜。先哲云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西人之得振興。一切難鉅。遂心應願。是先藉有屋漏不愧之孚信。殺身成仁之誠懇。胥相佐理。其欲有此孚信誠懇之人才。必先藉有仁愛和平之政教吏治。胥相維繫。然後財免監守自盜。戰無臨陣退縮。此所以爲富強之根本也。夫苟不肯稍一致思。其所憑藉根本。而徒欲仿倣末逐。其難鉅。求其無類。建屋沙上。不綦難哉。辨者曰。異乎我之所聞也。今世之擅經濟者。莫西人若也。近有所謂廣學會者。倡自西士。觀其設會命意。立言抒論。頭頭是道。

幾欲與圖之困弱者。奮發變通。富強立致。無非推誠布公。一視同仁。觀其縱論時事。時或不免涉於譏誚。然將未聞一定教人變通吏治政教。乃子爲通儒。明知天下萬國。各有成法。法久難破。乃動以此事發爲議論。願聞其亦有徵乎。將應之曰。廣學會諸君。爲中西宿儒。秉聖人之心爲心。心存立人。體耶穌之意爲意。意存救世。知成法之難破。痛禍害之將來。不得已曲引旁導。以期因利而動情者。是必推情而慕教。其未卽遽以政教爲說者。將慮人因教而廢言。故耳遲而有待。僕所與異者。自念生同中國。死共墳山。明知歲寒松彫。安敢客氣自愛。今欲知何據。必云政教之當修。吏治之當革。然後得有孚信誠懇之人才。以期相與有成。不世之功業。亦

安敢秘而不發乎。孟子云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其間必有明世。孔子亦云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如丘。復云。後生可畏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。更云。三人同行。必有我師。擇善而從。不善而改。註曰。三人同行。除一爲己。二者之間。且有一師。今也世界如斯之久。五州若是其大。可知歲非五百。邑非十室。而後生可畏之同行者。又奚止二人。謂天下萬國之政教吏治。絕無一善一着。足以師從矜式。乃獨羨人之富强。慕人之藝術。嫉人之政教。藐人之吏治。俗諺且云。蛇無頭不行。草無根不生。以若所爲。豈非憑其仁愛政教爲頭。賴其和平吏治爲根。而卒收厥孚信誠慤人才。以爲國用。今之欲效其創艱鉅。建大業。以圖揚眉於當日。流芳於後世。而又惡聞其政教。

輕棄其吏治。庸非毀頭斷根。安望其能有此屋漏不愧之賢才。殺身成仁之傑士。以期相與有成非常之功業。若曰。此是泛論無憑。余更有進焉。家語云。哀公問取仕於孔子。對曰。事任於人。無取捷捷。無取鉗鉗。無取啍啍。捷捷貪也。鉗鉗亂也。啍啍誕也。故曰。弓調而後求勁焉。馬服而後求駛焉。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。不慤而多能。譬之豺狼。不可邇。此萬世不易之確論。亦所以爲今之務鴻圖。建大業。而不先事政教吏治。以培育人才於誠慤者。現身說法。夫哀公爲魯君。魯一蕞爾小國。其從孔子遊者。且多至三千。乃因所問。卒以無誠慤之豺狼對。可知今之欲求智能賢才。以振興一切艱鉅事業。非擯去捷捷。鉗鉗。啍啍。之法度。從事仁愛和平之政教。

使民知有父母坟墓。樂歸孚信誠慤。以爲國用。勢不能也。說者曰。區區軍火藝術。無關政體。不獲已從權變通。尤迂行曲遠。以示不終勤習他人之法度。若夫政教吏治。出自祖宗成法。欲其一旦變通。談何易易也。終應之曰。孔子爲中國至人。世稱其有前知之聖。且自許順道聽天。乃過魯門。而必狂趨疾馳。有告之曰。欲顛者久矣。孔子曰。是以惡其久也。聖人前知而又自許順命。乃一旦見危而反忘却受命。我何人斯。卽不能學小人行險以徼倖。安能不學孔子遇險以趨倖。况茲日者。非鳳凰不至。人未必知也。非麒麟不生。人未必識也。更非舉世混濁。必我扭爲清士之獨見。而無慮歲寒松彫之終日。不誠左矣。此余所以輾轉借喻。以寫成敗利鈍。微

但爲因變通而敗於未得其法者弔。亦所以望變通者。將成於得其所法。嗚呼。可以人但知有因時。而不知更有制宜之爲愈哉。日者。守經子燕居讀報。觸於流事。乃扶杖往顧菟蕙居士。相見叙坐。莞爾笑曰。子亦知我來乎。子誠君平之復生者。不然胡料事神驗乃爾耶。居士曰。先生何據而云然乎。守經子曰。子豈善忘者乎。詎意舊冬比權之作。曾云萬一人事果盡。天機尋轉。或俄得放寬其步履。或日得暢紓其操縱。當斯之時。欲亞洲大局。求其靜樹依然。平流如故。勢不能也。嘻。曾無幾何時。而言應矣。請道其果操何術。而得前知若是其明也。居士曰。先生悞矣。余所以冒昧直言。將

望有國者。亟籌權變。以期奮發有爲。亦祇爲生同中國。死共坎山。區區愚誠。無非思於禮義。王化之邦。溷一聲名文物之人已耳。若謂必我而有前知之明。則吾豈敢。蓋古今來。凡天下之言而有徵者。隨在多有其人。無他亦惟理斷之。非別有術也。奈何人情願坐困成法。致使言者得神其說。先生素稱通儒。豈未聞呂氏之有春秋。不知不韋曾於察今一論。詳言守法之弊。早已斷盡後世之法。古法相懲亡者。無一不驗其言矣。倘不煩瑣我厭。當悉錄以質。其詞曰。上胡不法先王之法。非不賢也。爲其不可得而法。先王之法。經乎上世而來者也。人或益之。人或損之。胡可得而法。雖人弗損益。猶若不可得而法。東夏之命。古今之法。言異而典殊。故古之命。

多不通乎今之言者。今之法。多不合乎古之法者。殊俗之民。有似於此。其所爲欲同。其所爲欲異。口僇之命不愉。若舟車衣冠。滋味聲色之不同。人以自是。反以相誹。天下之學者。多辯言利辭。倒不求其實。務以相毀以勝爲。故先王之法。胡可得而法。雖可得。猶若不可法。凡先王之法。有要於時也。時不與法俱至。法雖今。而至猶若不可法。故擇先王之成法。而法其所以爲法。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。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。而已亦人也。故察己則可以知人。察今則可以知古。古今一也。人與我同耳。有道之士。貴以近知遠。以今知古。以益所見。知所不見。故審堂下之陰。而知日月之行。陰陽之變。見瓶水之冰。而知天下之寒。魚鼈之藏也。嘗一脔肉。而

知一鑊之味。一鼎之調。荆人欲襲宋。使人先表雍水。雍水暴益。荆人弗知。循表而夜涉。溺死者千有餘人。軍驚而壞都舍。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。今水已變而益多矣。荆人尙猶循表而導之。此其所以敗也。今世之主。法先王之法也。有似於此。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。而曰。此先王之法也。而法之。以爲治。豈不悲哉。故治國無法則亂。守法而弗變。則悖悖亂。不可以持國。世易時移。變法宜矣。譬之若良醫病萬變。藥亦萬變。病變而藥不變。嚮之壽民。今爲殤子矣。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。變法者因時而化。若此論則無過務矣。夫不敢議法者。衆庶也。以死守者。有司也。因時變法者。賢主也。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。其法皆不同。非務相反也。時勢異也。故曰良

劍期乎斷。不期乎鏌鋌。良馬期乎千里。不期乎驥驚。夫成功名者。此先王之千里也。楚人有涉江者。其劍自舟中墜於水。遽契其舟。曰。是吾劍之所從墜。舟止。從其所契者。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。而劍不行。求劍若此。不亦惑乎。以此故法。爲其國與此同。時已徙矣。而法不徙。以此爲治。豈不難哉。有過於江上者。見人方引嬰兒。而欲投之江中。嬰兒啼。人問其故。曰。此其父善游。其父雖善游。其子豈遽善游哉。此任物亦必悖矣。荆國之爲政。有似於此。以上係其原文。嚮使天下知有呂不韋。察今之言。確采果行。不但前此之爲天下者。藉免破國亡家之禍。而並今此之及時務變者。更可恒保萬世不傾基業。嗚呼。歲律云暮。又孰不知松柏之將彫哉。謂必起君

平。而待其術數。無乃謬乎。

說幸篇

人生天地間。造極乎萬物之上者。是皆稟有造化之常幸也。幸而上者。謂之帝王。謂之顯宦。謂之富家翁。謂之大腹賈。能造乎斯境者。又謂之英雄。謂之豪傑。謂之大丈夫。謂之好男兒。除夫承祧繼業。因成坐享者。外此雖披星戴月。躬耕負販。稍能出人頭地。超乎庸碌下流者。其所挾持。未嘗不藉謀慮經營。而能徼幸萬一者。幾稀矣。雖然。幸有常期。而遇不恒偶。故曰。莫之爲而爲之者。天也。莫之致而致之者。命也。由斯觀之。死生榮辱。禍福災祥。冥冥中。固有主宰存焉。要惟修身正行。順道聽天。庶福祥悠膺。災禍藉却。若必

賢智自居。才幹自命。徒恃人事足以勝天。雖仁如孔子。義若孟軻。且竭盡畢生汗血。周流應聘。將不免嘆天心之難謀。悵祿命之不可。此蓋以人事而喻遇偶者。非常幸也。夫所謂常幸者。大較有五。一曰幸。二曰不幸。三曰不幸中之幸。四曰幸中之不幸。五曰有常期。而無定幸。然則何謂幸也。人生世上。雖不敢妄想位極帝王。富有四海。惟所仰望而終身者。何嘗不冀身體強健。五官整齊。生於禮義文物之邦。長於仁愛和平之世。尊卑同軌。男女敵體。國強而存天道。民富而懷濟世。此人生之大幸也。其有不幸者。或胎被瞽聾。或生帶殘缺。或羸虛不振。或疲弱多病。居則巢穴。處則荆榛。知不及王化。識不至禮義。遊牧爲生。漁獵爲活。裸裎祖禡。茹毛飲血。

族爲野番。類近禽獸。此人生之大不幸也。次焉者。生於不陞不尠之國。長於不夷不夏之鄉。性卽靈敏。但囿於見聞。志卽超邁。惟苦無閱歷。地有寶藏之殷。人乏採取之智。國有可造之基。人無經濟之畧。不幸而遇侮。一警而惕悟。旣悟而機生。乘機而通變。一變而富强。此是不幸中之大幸也。再次者。雖境遇畧同。遭逢無異。奈性鄙劣而嫉忌。志委靡而驕矜。處小而言大。居卑而妄尊。無功而貪祿。畏難而多事。雖幸見警獨早。奈逢機輒却。迨乎大敵臨境。國破家亡。視社稷爲傳璽。奉他族爲君父。人如藏獲。身等優孟。而又自諱盛衰有時。安命退聽。此是有可爲而不爲者。故曰幸中之大不幸也。若夫所謂有常期。而無定幸者。是勢均力敵。富等强齊。差短

在吏治之醇疵。政教之邪正。榮辱興廢。盛衰起落。間在一線之轉移。善修幸者。自能未雨綢繆。隨機應變。先登捷足。預躋地步。誠如是。卽不能弁乎人上。亦期駢駕齊驅。此是無定幸。轉爲有常期者。反此而誇前輕扈。食僻抱古。是非混淆。利害倒置。因循固執。苟且偷安。洎乎時遷勢徙。福去禍來。使不至家破國亡。北面稱藩。待冊聽命。而將不免欺侮凌慢。覬覦挾制之辱。於是方嘆補救無法。追悔莫及。此是有常期。轉爲無定幸者。孔子曰。人之生也直。罔之生也幸。則夫順道而觸者。雖曰不幸。亦常幸也。蓋人不能無死。而越死越多。國不能無破。而愈破愈盛。詎非往者已矣。而繼者可追乎。况人死身亡。國破土地未嘗或滅也。旣有越死越多之常幸。苟有

道。以勉勵經營。又安患乎不能保夫不滅之土地。爲有常之故國。所以泰西之制。無論朝綱傾墜。社稷摧殘。或君政或民主。大權可易。國號不更。猶之子貢遊說以扶魯者。亦所以示同父母坟墓之邦國也。此是知期之有常。防幸之無定者。若夫可期而不期。當幸而無幸。是立巖墻之下。爲壞所壓。蹈坼岸之上。爲崩所墜。輕遇無端。故爲不幸。是小人也。所以魯門久朽欲頓。孔子過之。極趨而疾行。左右曰久矣。孔子曰。惡其久也。孔子誠慎已甚。如過遭壓。可謂不幸也。因其嘗言君子有不幸。而無有幸。小人有幸。而無不幸。故曰。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夫易者形之逸也。險者勢之危也。皆有所預驗也。何則。形逸則勢固。勢險則機危。所謂修身

正行者。爲私則修身齊家。爲公則治國平天下。且夕禍福。不測風雲。示無間也。固當惕惶振作。勉勵經營。以冀無定幸。轉爲有常期。若曰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而必居易以俟。則孔子不必狂趨疾行。以過魯。周流列國以應聘。世之講盛衰。談存亡。權得失。評榮辱者。其或知此五幸。自當不復諉言天道之循環。賢智之退聽耶。

富强津要

予素嗜雜覺。曾見呂氏春秋似順一節。乃借荆莊伐陳爲說。喻順倒短長翻用之妙。深有感焉。其文曰。事多似倒而順。亦多似順而倒。有知順之爲倒。倒之爲順者。則可與言化矣。至長反短。至短反長。天之道也。荆莊王欲伐陳。使人視之。使者曰。陳不可伐也。莊王

曰何故。對曰城郭高。溝洫深。蓄積又多也。寧國曰。陳可伐也。夫陳小國。而蓄積多。賦歛重。則民心怨矣。城郭高。溝洫深。則民力疲矣。興兵伐之。陳可取也。莊王聽。遂取陳焉。讀至此。三復掩卷。私心默念。謂是乃以倒順短長。顛倒制勝於疆場者。但使世能循是爲政。雖欲不富強不能也。於是拍案狂呼。竊嘆造物賦畀中外。初何嘗或稍偏易哉。無奈取舍異。則徵效殊。因殊而感異者。尤不知爲取舍之不同也。卽如恭拒離卽四者。皆爲虛字。惟其反正運用。神妙離奇。有非等閒所能窮知萬一者。其在越卽越離。越離越卽。愈恭愈拒。愈拒愈恭。能明乎此者。亦可與言治矣。夫卽與恭者親密也。離與拒者疎遠也。人孰不求親密而避疎遠。獨不知一朝勢遷情

徙。乃求之者愈卽。而拒之者越離。非情必如斯。亦勢之使然也。故曰虎生猶可近。人熟不堪親。是必有因熟而害親者。故云不然。相逢且恨相識晚。何至旣熟更云不堪親。中國以尊君親上之道爲政。修詩書。制禮樂。講五常。演十義。莫非欲人敬長而尊親。孝子而悌弟。故尊稱君父。卑號臣子。推而至於國人。則曰四海兄弟。天下一家。按義而論。則合國痛癢。自當有加於同舟望濟。又何至君臣戕賊。寅僚競忌。官民隔膜。父子相夷。兄弟鬩牆。夫妻反睦。叔姪相仇。朋友悖契。異姓分類。同室操戈。連鄉害鬪。強弱憑凌。甚而乘喪圖佔。臨嫁搶親。幸危剽奪。明火攻劫。謀財害命。擄人勒贖。明欺暗算。局騙誘陷。種種殘酷陰橫。架誣仇害。無時不有。無人不遭。言之

舌焦。書之筆頽。其間冤抑慘苦。或使飲恨含忍於今日。亦將不免。崩孽貽禍於子孫。此等政教之縈結繫繞。不但不能使人以相親。特所以致人於相殘。何怪民之畏事也。一遇警報。則相率避道。或告之曰。官下鄉者非寇也。乃更閉戶埋頭。此非但官民相忌。而君臣父子。兄弟叔姪。夫婦朋友。亦何莫不然。推原其故。非必爲尊卑不敵。貧富迥判。是皆悞用卽恭之道。迨人自反於離拒。倡者不但未之或悟。而因者又自詡賢聖。固能以五常十義。籠絡斯民。畀互相束縛箝制。縈纏煩惱。不遑與國爲難。此是以人治人。非以政治人。此等法度。行當太平盛世。四境無事。或可徼倖以愚黔首。若曰世當擾攘。且隨在敵境。到處強鄰。而必仍以古法繩民。又何異爲

叢驅爵。夫西人之爲治者。則大反斯道。因其教必以仁愛和平。政必任民率性自主。雖無五常爲籠絡。十義爲箝制。而人更能至誠以相衛。踴躍以扶國。尤不待驅而爭進者。是其政能翻倒爲順。變離爲卽。所以父不强其子之必孝。但期自己之有仁。仁也者。慈在其中矣。子亦不强其父之必慈。但期自己之有仁。仁也者。孝亦在其中矣。用是而推。至於君臣兄弟。夫婦朋友。及與國人交。無外一視同仁。小者若瞽聾殘跛。尙有殊恤之院。况窮而無告者。又其次也。誠如是。又奚須養兒待老。積穀防饑爲哉。蓋我不能之養者。人必爭養之。人不能之養者。我亦必爭養之。夫是而有無相通。患難相救。又安患乎君有不敬。臣有不忠。兄弟夫婦。朋友國人。之有殘

賊哉。此所以西獄因血氣鬪狠。而權罰者恆多。因殘酷陰毒。而犯罪者絕少。不然。殺人償命。欠債還錢。中外同料。然而所異者。中法內用五常十義。外用威力權勢。所以名示卽。而實離。西法內用仁愛和平。外用率性自主。所以名示離。而實卽也。順倒倒順。長短短長。非惟荆莊能顛倒變用。出奇制勝。若夫西人。遠在數萬里之歐洲。更能以卽離離卽。恭拒拒恭。反正圖治。收效於富強。雖然。英雄所見畧同。謂非天牖厥衷。胡能閉門造車。出路合轍。嗚呼。荆之取陳也。其事甚小。而西人之用治也。關係甚大。奈何今世之爲政者。微但小者不能覺。而並大者亦不能悟。是豈造物賦畀。真有所徧易歧虧也哉。

儒書悞解

語云學而不思則罔。思而不學則殆。謂讀書要在窮理。然後知立言著筆。俾後世奉爲箴言。中外仰如金石。若不求道德。不察義理。呢喃而口。龍蛇若筆。雖立言彙萬。著作如山。爲識者見之。不無徒供一笑。且其爲害也。小則傷明教。大則背天道。疾則敗之今日。徐則害於將來。固聖人防閑言行。有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。我無是也。且爲命裨謔草創。世叔討論。行人子羽修飾。東里子產潤色。猶見筆墨之難。雖聖人不敢苟且從事。豈若後輩才學是擅。希圖僭越名譽。而肆其著作。甚矣不問涇渭。不求義理。輒將古人書籍。臆加旁斷曲解。果能闡明奧妙。窮究精微。夫復何憾。祇有等古人確

指爲鹿。一經若輩則偏解爲馬。且以帝天大道。背地解爲理氣虛無。其荒唐之極。以數千年故事。筆削自由。儼如躬歷其境者。嗚呼。事非確見。理非明知。其可自作聽明。不圖問心對天。孔子曰。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。畏大人。畏聖言。余亦非敢道聽塗說。特以四書中。摘一二淺明易曉者。試先質諸大雅君子。倘不揚墨我視。尙冀再進。藹藹如讀論語曰。與其進也。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人潔己以進。與其潔也。不保其往也。朱子解曰。疑此章有錯簡。人潔至往也。十四字。當在與其進之前。唯字上下。疑其又有闕文等說。後學者仰之。有若倒懸之解。自是讀法變更。家喻戶曉。余獨爲原文不平。蓋聖人辭氣輾轉。命意沉潛。非俗人所能知其奧妙。依朱子解法。則

唯何甚三字。將爲置之何地乎。豈三者插在其間。則全段之意。流離失散乎。胡爲不思之極也。竊謂此章。因門人拒互鄉童子之見。乃孔子責之曰。與其進也。不與其退也。因發語過激。故引唯何甚三字。以自辯。然後人潔至往也。以抑揚上文。全段之意。貫在唯何甚三字。以作關鑰。文義陵空妙絕。真聖言也。乃此等辭意。不能融會。庶乎毋須讀書矣。子曰。夷狄之有君。不如諸夏之亡也。昌黎於原道。則引爲正讀。後儒又解爲反用。讀者至是大失舉措。怪力亂神。學者點作四句。此中未必無所錯悞也。豈夫子未嘗言神以歆享。言亂以平治。言力以勇往。言怪以守經。其所以不語者。要皆非力之力。謂怪力。非神之神。謂亂神。如索隱行怪之類者。其若是。則

怪力亂神四字。當作兩句。庶乎道不相背。讀中庸在下位。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先後兩見。鄭氏因其近而忽之。謂其爲重出也。自是學者。或從而塗之。或刪其前。而存其後。此所以朝四而暮三也。夫斯二者。前段。續故君子。不可以不修身。至知天三十六字。與後段。續獲乎上有道。至身矣五十九字。文殊義同。無非勉爲政者。當知克已以待人。篤信以交友。竭忠以事君。用孝以事親。至誠以敬天。其所以抑揚重出者。蓋示反覆丁寧。深切之意。鄭氏學問未到。悞解謂重出。他如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帝也。順文直解。亦知郊祭社祭。莫非敬虔以事上帝。何獨朱子偏解爲祭天。祭地。不言后土者。省文也。節外生枝。又見其將上帝二字。顯然革去。嗚呼。孔

子恐世道歧惑。乃聚而彌一。朱子反散之彌肆。夫后土者地也。地者社也。名殊而義一。若謂果爾山有百神。佛猶土木也。何必昌黎冒死諫黜。余悲昌黎意者。嫉其來非其地也。要非真能講究邪正之別。奇夫宗廟之禮。朱子又知其爲祀祖先也。何不仍解爲祭祠堂。祭廟宇。不言木主者。亦省文也。豈君子不可罔。而天猶獨可罔乎。竊以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者。謂憚天之怒也。畏大人者。謂憚王法之誅也。畏聖言者。謂憚害於明教也。蓋人當戒謹以修己。順受。而引小人不知天命之畏。乃放肆邪侈。無所忌憚。豈但狎大人。侮聖言已也。按此段朱子註末。解謂大人聖言。皆天命所當畏。雖義理含糊可通。然語意偏易。未免大失中庸之道。子曰予欲無言。子

貢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夫孔子本謙讓自恃。因子貢隱譽已甚。乃引諸天何言以責之。意謂。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朱子悞會。卒解謂聖人一動一靜。莫非妙道精義之發。亦天而已。豈待言而顯哉。解法如斯。不免有忝矯誣。殊非聖人本意。且大背經書之義。或謂聖人至誠實德。明動變化。可以贊天地化育。可與天地參。豈亦謬乎。曰。此皆中庸以下十二章。子思所述之言。非親出孔子也。其謂贊天地化育者。或指謂使民以時。俾得間以治田。播種而化。作炊而育。其謂與天地參者。或指謂上帝有好生之德。君子有惻隱之心。以克配上帝。與天地參。非若朱子解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之說。豈聖人能化

生萬物。察理陰陽乎。聖人且自知。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。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。豈敢復以贊參之義。據爲分事。辯者謂果爾。聖人不足與天地並立爲三。何則。傳云。大哉聖人之道。洋洋乎。發育萬物。峻極於天。豈亦謬乎。曰。此蓋作者失慎。而述者欠通。無怪今之學者。每自私吾師。庶幾左右帝天也。竊謂此段文理。在能物色之道兩字。庶乎瞭然全意。夫所謂道者。乃出於天。而不可易。事物當然之理。義足令人殉之。惟有所稟賦君子。能明而守之。則爲其道。其謂發育萬物者。亦不外教民稼穡。樹藝五穀。其謂峻極於天者。乃指聖人知所由踐之道。深遠高大。非謂聖人有道。足以駕天。不然。彼爲門人者。雖欲張揚夫子之道。將不免自認。天之不可階而

雪。寒窗苦讀之意耳。夫所謂訣者。必有一己之所長。以勝他人之所短。否。雖負薪掛角。手不釋卷。又奚補於道德仁義也哉。孟子云。盡信書不如無書。是明徵書中載筆。非皆純善臻妥。聖人智識廣大。然尙隨在存疑。若於無知後學。更當如何奕奕小心。以慎取捨。自可不言而喻矣。且當日之賢者。雖立言設教。初亦不敢必其道之將行。其書之將傳。職是於著述。將不免疎防檢點。瞻前失後。况一經孔子之刪。續遭秦火之劫。加之後儒臆度傍註。又不免差之毫釐。失之千里。茲若因讀而必尙之。能無以訛傳訛之患哉。故後學於研究經義之間。不免羣興聚訟。甚以旣焚子退朝曰。傷人乎。不問馬。疑仁者未必貴人賤畜。議以不字宜更爲復。此尤其小焉。

者。果爾事類春秋。情同史冊。吾人遠隔千古。時移事遷。旣不能起死者回生。又非當日設身處地。雖一任褒貶。於讀者究無足以輕重。若夫事繫道學。情關師表。一有矛盾刺謬。或疎防檢點。不但於世道無補。且於天理亦未免有乖。道統起自堯舜。典籍僅遺詩。書。易。禮。爾雅。春秋。自有孔孟以來。論孟學庸。因之繼述。大哉。書雖無多。而資以設教圖治者。舍此則別無長物。是書之爲用。可謂尊且貴矣。讀者可不於盡心之外。別樹良法。以琢磨切磋哉。不然。諸子百家。無書不覽。無教不尙。將不免流入異端邪說。聖人於戒謹學問。可謂至矣。取其彰明較著。如博學。審問。慎思。明辨。篤行。亦可謂深矣。由此觀之。讀書之功。不在因循句讀。貴在審問。慎思。明辨。三

者之間。尤當分其門。別其類。以造乎其極。如造化。昭事鬼神。死生。關於天道者。載籍雖有微露其旨。奈夫子於言性天道終不可得而聞。吾人問無從問。思無可思。辨莫由辨。諸如此類。於讀者。惟有存疑以待。若夫朝是而暮非者。如赫赫巍巍。皇矣疾威。上帝既助。上帝無親。天之明命。天生蒸民。天之將喪斯文。天實爲之。謂之何哉。諸如此說。是明言始末初終。宇宙諸權。操自上帝。乃讀中庸更有聖人之道。洋洋乎。發育萬物。峻極於天。且贊天地化育。與天地參。等說。而解之者。甚有與天地並立爲三。亦天而已矣。豈待言而顯哉。諸如此類。不但矛盾刺謬。且不免僭妄矯誣。不待審問。慎思明辨。而可概見矣。至若中庸二字。是克己修身。貞誠忠真之理。乃

孔子於顏回。則謂擇一善。則拳拳服膺弗失。是褒其能處於中庸。乃於末章。尤謂天下國家可鈞。爵祿可辭。白亦可蹈。中庸不可能也。末句疑其確有錯簡。蓋不字當作亦字讀。然後上下一氣。否則不但刺謬。而甚於誨人蔑道。聖人自謂。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。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。又曰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何後儒獨見其能參天地。贊化育。不但並立爲三。且欲有所以極且峻之。豈君子不可罔。而天則猶獨可罔哉。他如無求生以害人。有殺身以成仁。見利思義。見危受命。守死善道。臨大節而不可奪。見義不爲無勇。朝聞道夕死可矣。諸如此說。不但堪資端風勵俗。且可藉以儆詭譎。乃又曰。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賢者辟世。其

次辟地。其次辟言。其次辟色。若此數端。義理違背。較諸前段。相去不啻霄壤之隔。即使文非直叙。義有兩關。又奚必因長沮桀溺之諷。乃夫子慨然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。而誰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由此觀之。孔子不但無辟世。辟地之規。甚欲起隱就見。以期有爲於天下無道之日。以作舉世混濁。清士獨見。其所謂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等說。是皆好事者爲之也。否則孔子安有出言若是其刺謬哉。武王伐紂。拯民於水火。一戎衣而有天下。祇爲夷齊扣馬一諫。於忠孝之道。有無虧損。至是以大費周旋。乃夫子又以善繼人志。善術人事。溢彰其父子素行。不忠之劣蹟。而於伯夷叔齊。則又稱其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求仁得仁。又何怨乎。

及至孟子所見。則與孔子又大相懸殊。蓋彼嘉仁而無怨者。此則貶其隘。而示以君子不由。後之解者。亦稱其造乎至極之地。而惜其既有所偏。則不能無弊。故不可由也。以是觀之。人雖造乎至聖之境。而於稟賦之分。又不免各有所異。在孟子不但謂其隘也。且有甚於怨。第以夫子譽之在前。卽有瑕疵。未便澈底翻案。不然當時既以避紂。居北海之濱。謂不立惡人之朝。非商而誰乎。君子既有惻隱之心。則難兼居是不非之義。彼雖扣馬而諫。在傍觀者。尤譏其迂。而許武王所行無傷仁術。泊乎天下歸周。民登荏席。而必恥食周粟。終至餓死首陽。由斯觀之。則可想見其爲人也。怨乎不怨。竊謂仁者必恕。恕者必寬。寬者不隘。隘者必怨。是孟子之謂其

隘也。蓋諱其非仁者也。不然。二子既遜位於前。而又避紂於後。是無意於富貴利達。自可隨志而適。或隱耕自給。或乘桴浮海。以樂擇其所終。何必扣馬而諫。夤緣首陽。示人以采薇而食。豈所謂求仁得仁。則斯之謂哉。大抵聖人有教無類。雖互鄉童子之見。門人卒惑。乃夫子責其當與其進也。可見道無窮達。其所謂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要非別有所寓。則又不免爲齊東野人之語。否。豈聖人立言設教。更有顛倒若是其遠哉。總之書中之病。在在皆有。聖人或知不免疎防檢點。固勉爲擇善而從。由是觀之。讀書所要。不但審問。慎思。明辨。己也。貴在展卷如臨敵。切磋如對壘。畢竟是其所是者。奉爲箴言。革其所非者。當爲野語。若遇書必誦。無教不

崇。吾知世之封神傳。西遊記。何難與六經四子。駢駕以驅哉。況書之爲義。皆爲先賢著述。以遺世用。茲若必拘泥成語。是不但不能用書。且不免更爲書用。

非立聽難。謂妨疑忌也。其實非說之難。聽說尤難也。死生有命。無關於說也。世有因說而被禍。亦有因說而獲福。是說在得當。聽與不聽。非說之過也。苟能說之中肯。聽者弗行。是聽者之過。非說之罪也。苟不能說之中肯。而咎聽者弗行。是說之過。非聽者之罪也。更有言聽計從。行且弗效。是所謂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况欲以不則天。不循道。不審時。不度勢。不比權。不量力。徒以不謀之幽僻

爲說。以求取聽於當世。雖聽而行。能不喪敗。亦幾稀矣。此所謂說易而聽難者。其在乎說難有道。較不若聽者之有權也。否則一國之人。數以兆計。譜其能抒論立說。至少應有萬計。約其能聽是非。決從違。當有百數倍之。此是說難。聽易之明證也。今反言說易而聽難。是合諸臣下之說。欲投一獨聽之人主。猶之衆草野之藜議。欲獻一獨聽之秉鈞。又不能必其聽察之果精善。益見聽說之難。非立說之難也。聖人雖多端設教。歸根不外說聽二字。所謂教者。教臣下立言以匡君。教君上察言以施政。然而後世終不免爭奪篡弑相懲滅。推原其故。不是人臣立言失當。便是人主聽察有乖。否則聖人豈欺我哉。孟子曰。天下耳目相似。故云子都之姦。有目

共賞。何今天下耳目之不相似。甚以子都之姦爲醜。幾乎滔滔皆是。說者曰。非耳目不相似也。司空見慣。心術運用不相同也。余曰。否不然。心術運用雖不相同。將不至誣姦爲醜。所以不同者。在稟賦清濁。秉性善惡。稟賦清而性善者。見子都不但認其爲姦。甚且逢人極口讚揚。稟賦濁而性惡者。見子都亦然。奈自顧已不如人。反嫉其姦。務毀其容。以滅其名。又奚止誣姦爲醜已也。或曰。斯固天下之通病也。余曰。不然。若謂天下通病。則孟子不該曰。有目共賞。否。豈天下通病。不病於四肢。而獨病於耳目。况病之爲害烈矣。一人不療必死。一國不療亦然。天下皆不療。世界滅矣。今世界未滅。是人之自病。非通病也。自病易療也。不之療是自暴自棄。之自

病。非天下之通病也。自病是病於耳目。日本相似。固爲不相似。即如今之衡時局。講洋務者。因其近水樓臺。日染耳濡。莫不共知西人所以富強者。在於政教吏治。非在於淫技絕藝。及至立論取法。教人變通。則又棄本逐末。所言莫非砲艦也。臺壘也。鐵路也。電綫也。開礦務也。興商利也。加又虛心慮及儲才。爲艱巨之佐。可謂度之審。籌之備矣。雖今之富強者。經營不過是也。乃獨於主腦此等艱巨之成敗利鈍。當修宜革之政教吏治。則又不敢稍發一語。以寓譏諷諫諍。此則余所謂說不中肯。效難期收者。蓋欲舉此非常艱巨。必得非常誠懇孚信之輔佐。以中華之大。民庶之繁。其間豈少誠懇孚信之人才。奈眼前養非所用。不然者。遍天下。幾無一不爲

稟有誠懇孚信之本然者。但欲求其果於誠懇孚信。足以任此亘古未有之難巨。要先得有亘古未有之政教吏治。以培育感召。然後能期其傾國盡起。孟子曰。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與民由。夫孟子所謂天下者。必同此覆載。非一國之小天下也。所謂大道者。必四通八達。萬國咸遊之大道。非天下皆無。而吾僅有之自道也。得志與民由者。尊卑宜殺也。上下應通也。是仁愛和平之政教也。今則不然。蓋今之立說教人行者。大都不事本。而逐末。不尙權。而務經。鄙諺曰。海不馳馬。陸不行舟。况限水蒸氐。又安望其必無半生不熟之遺憾哉。苟能兼行其政教。鉄甲可減買也。臺壘可緩築也。精兵可徐募也。軍械可少置也。再行其吏治若美國者。水不用多艦

也。陸不置重戍也。地不加拓。而日廣。民不加貪。而日富。起堯舜之世。亦不過是也。謂海外之教。不足師從。矜式。是真耳目之不相似也。辯者曰。談誠易易也。獨不思政教垂自上古。吏治法自賢聖。二者皆歷朝共守祖宗之成法。今言鼎革變通。毋爲天下羞乎。應之曰。異乎我之所聞也。夫所謂羞者。必丈夫在。而妻子刼。田園在。而稼穡奪。此天下之大羞也。所以孟子曰。爭地以戰。殺人盈野。爭城以戰。殺人盈城。若謂爭國以戰。豈不又曰。殺人盈國哉。此所謂爭妻奪田。見死如眠。況爭天下。鬪山河。是皆老羞成怒。何怪其殺人若是其多哉。夫人所以被奪被刼。被侵被併。豈無所因而然乎。而其能施此刼奪吞併。豈亦無所因而能然乎。韓信不以胯下爲辱。

勾踐不以饋樂爲恥。與其能先事。精察其所因。綢繆弭縫。其將因。俾免鬪殺爭奪之禍患。且又計在韓信勾踐之上。較之泥紐固執。疎忽失機。至於不可言喻者。其羞孰大。可不待辯而明矣。更有說也。天下所無。而吾獨有。天下所有。而吾獨無。亦天下所共羞也。譬之世無血飲而生食。穴居而野處。裸裎而袒裼。如臺灣之生番者。而吾皆有之。是天下所共羞者。世能出蠻夷。登禮義。從遊牧。變邦國。駕扁舟。透萬里。到處覬覦吞併。而吾不但不能。甚且遭挾制。被驅策。大國坐削。日削而日甚。至於淪滅。如至近之安南緬甸者。亦爲天下所共羞也。若夫政教吏治。爲天下萬國所共變者。曾聞萬國之所共羞者。羞人之不變。不羞人之將變。而更懼人之果變。苟

能因時制宜。變所當變。不但人不吾羞。而反震懾畏懼。務與吾周旋相安。羞云乎哉。或又曰。善固善矣。人雖不吾羞。其如吾於祖宗羞也何。復應之曰。請再一言訣之。夫固能言羞者。是知羞也。要惟羞得其所羞。是無羞也。羞不得其所羞。是終羞也。與其革祖宗之成法。行我之自法。而能保全祖宗之基業。若日本者。較之因祖宗之成法。反喪祖宗之基業。然後俯首帖耳。以奉他人之新法。若印度。南洋諸國者。羞其孰大。榮辱誰何。是又不待智者之辯。而亦明矣。如曰。效法變通。貽祖宗之羞。然則今日之軍火。器械。鐵路。電綫。製造。礦務。豈皆本於祖宗。而無爲變通來者乎。何爲無羞也。與其變未必能保全。祖宗之基業以羞。孰若變夫能永言配命者亦羞。

其羞一也。而其榮辱損益孰大。可不言而喻矣。孔子曰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人。既知前事不忘。爲後事之師。則不該以限水蒸仄之道。教人作半生不熟之炊。萬一未終事而難作。豈不又欲咎天之實爲。謂我何哉。余未嘗不知說難。惟生同中國。共此榮辱。不得已。冒昧取賤。借聽難爲說。教人變通。兼事政教吏治。未始不期行之。將爲天下震懾恐懼。與吾周旋相安。知我罪我。其惟天乎。

春。日閑坐。海外逸人來遊。談次曰。子之著說讀之屢矣。雖曰各言其志。惟忠恕宛然。究不失道之爲道也。所以先儒曰。道性善言。皆至理。奈何理性之學。古今聚訟。卒無已時。子亦有說乎。余曰。僕生

貧賤。不學無術。所以嗜效蜀犬。無他稟賦未灰。今者既破金人之箴。又奚卹雌簧之口。但理性之說。原無二致。其如世道尙權。乃有尊卑異形。賢愚異勢。經權遷就。物我徙移。千門萬類。莫知從何說起。逸人曰。子無復爾爾耶。理有一定。性無他歧。分而言之。雖有兩意。合而論之。無非一情。又奚至千門萬類爲哉。姑請以彰明較著。有關世道人心者。約畧言之。夫復何害於義乎。應之曰。道學家言理性者。祖於先哲。然而究其所謂理性者。無非茶香酒熟。借恣談助。其實藐其憑虛忖惻。無關緊要也者。所以政教吏治。總以禮樂賞罰。作爲法度。一有越其範圍者。勢必入於刑戮。又何暇顧及於理性之爲義哉。獨不知人道敏政者。吏治要必折衷於情理。然而

欲求其所謂真情理者。要從形骸脫畧看去。然後得諸天真爛漫。誠若此。則定禮作法。聽訟斷獄。非精心竭想。反躬自問。將不免顛倒出入之缺陷。是故孔子曰。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斯言者。謂性相近。而情必競。人雖至聖。總不能使民無訟。則此一言。於理性可謂斷止矣。由此觀之。是則吾之所懲所罰者。向使質之天真。未必果其爲惡爲罪也。進而至夫揭竿爲亂者。亦質之天真。又未必果其出於謀奪。以期僥倖帝王也。若然者。必其長於理。而屈於禮。率於性。而抑乎法。一朝憤激。禍至合族同里。共牢株連。不亦冤哉。程子曰。不偏謂中。不易謂庸。是中庸爲義。固得理性之正者。故曰天命謂性。率性謂道。修道謂教。意者。道雖得中和之位。人將

不免偏易之私。所以申言修道。是欲勉夫用道者。求其純乎盡人盡物。其如世之行道者。一朝得志。定禮制法。更至立權勢爲圭臬。當理性。如殘礫。凡有作爲。都從偏易一邊行去。更不問初之所以謂命。謂性者。何所居而云然。此僕所以謂異者。而人終以謂常。孔子曰。德之不修。學之不講。聞義不能徙。不善不能改。是吾憂也。夫孔子之憂何憂也。憂夫任己之偏易。拂道之中庸者。故曰。拂人之性。菑必逮身。可知宇宙物命。非奪於造化。制於稟賦。牢於籠絡。陷於殘缺。則物物皆有率天之本性也。是故有生必食。不食必死。有欲必濟。不濟必惱。施因有餘。盜由不給。汜從堵生。決自塞致。物命一理。性固然也。所以化工創世。必先天地萬物。而後造人。不但順

時布序。生生不息。任人攜取。甚而造男創女。畀合體以成伉儷。種種設施。無非恣吾情性之所欲。是故聖若堯舜。不能舍食而生。亦不能免夫婦。而自爲造端。所以孔子有見色不避之矢。無絕糧削辱之憾。孟子有棄取不倫之譏。無援溺違禮之禁。要皆不失其謂天真爛漫也者。乃若世之操禮法者。動以尊卑賢愚劃界。倘有以理性質問其於禮法否合。彼則曰。禮法政之尊也。理性教之卑也。又引證曰。獨不聞乎。呂望之於伯夷叔齊。太公之於狂喬華士。周公之於管蔡。孔子之於小正卯。若而人之執法行權者。豈亦欲以理性質問其於禮法否合。而不爲其誚殺者得乎。噫嘻。倘所謂不教而殺。慢令致期。果爲誰而言乎。夫明千里者。視無阻也。聰十方

者。聽無隔也。一有所蔽。雖聰明無所施也。况腹毀心謗。何由而觀察哉。呂望爲太公未達之諱。太公爲呂望既仕之稱。伯夷。叔齊。狂。喬。華士。皆同時得隱君子之名者。幸而觸其所遇。若伯夷。叔齊者。雖犯亦免。不幸亦同其所遇。若狂。喬。華士者。未犯更遭誅戮。若管。蔡者。雖例無叛逆之赦。情有繼述可原。至若小正卯者。非隱非逸。無諫無犯。而亦不免於刑戮。惜無軼事可稽。未必真有腹毀心謗。而人能發之者。何怪後世之欲殺人者。盡可便宜行事。隨意死生。理性云乎哉。諺曰。桑條從小鬱。小者初也。初者始也。始莫始於開闢。蓋自有生民之始。人性率真。不以袒裼爲羞。不以食生爲恥。男女不別。授受可親。苟能天真爛漫。至死不變。或者可謂性善。無奈

外誘一動。則不以袒裼爲是。不以食生爲然。不以不別爲禮。不以授受可親。於是乎有體必幃。無熟不食。五常十義。垂爲法度。雖然。進於自用之稟賦。未免失却本來之天真。所以孔子曰。先進於禮樂。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。君子也。如用之。則吾從先進。由是觀之。稟賦雖進。天真未或全失也。亦當不可盡失也。蓋禮法幃於表。天真存乎裡。苟能反身而誠。試祛其所幃。便見所存者。卒皆本來面目。又何可恃。一旦身有所蔽。則頓忘本來之形骸。孔子曰。人皆曰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。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斯言適爲世之聖智賢豪。現身說法。因其教人反身而誠。又自昧於設身處地。蓋人雖自命賢智。將不能保其祿位終守。身免刑戮。而又動輒教人嚴律

峻例。極法非刑。籠絡抗制。並坐株連。豈非其所以密羅細網。藏機伏檻者。正爲其後世子孫來蹈之地乎。逸人曰。子休矣。我知子之言理。眞能洞破千古之非。無怪人之所謂常者。則子之所謂異。但天地若斯之大。人焉能無憾哉。姑請再以性之善惡。詳細言之可乎。終應之曰。先生可謂善飾詞。務求備者。天地雖大。教化雖殊。惟旣登禮義文物之先。自當不可瞠乎蠻貊夷狄之後。若不以理性爲教化。豈眞欲老死後進之君子。不圖兼爲先進之野人。先哲論性。莫詳於蒙課。其書畧曰。人初性善。相近習遠。不教乃遷。是言性之本善。因誘而乃變。則此一言。可證性之本惡也。何則。諺有之曰。移山不可改性。是性如本善。不能誘使之惡。性如本惡。不能誘使

之善。今言不教乃遷。是性有待動之形。情無鎮定之勢。一遇外誘。則隨機而動。是性惡也。所以見鳥思飛。臨魚慕潛。由斯觀之。舉凡不安於所命者。其皆性惡之一流也。況古今來。無人不欲智。又胡得謂性善者乎。大抵言性善者。初不知性有自主之權。可以善。可以惡。所謂善者。是稟賦天良之善。所以稟賦雖欲使性之善。奈情欲藉性自主。偏欲之惡。觀襁褓之嬰。可知人初之性。不應確準爲善。藉使長而爲善。未始不由稟賦天良感召而成。其實非性之本善也。此余所謂人有三良。良知。良能。天良。三者缺一。不得稱謂純人。若並天良亦缺。則靈魂亦從而淪陷矣。世之談性理。言道學。而不從事耶穌天道爲圭臬者。是真聾者之察言。瞽者之辨色也。悲

夫。

伉儷

君子之道。造端始自夫婦。其次則修身齊家。治國平天下。蓋未有國。必先有家。未有家。必先有身。未有身。必先有父母。父母者。夫婦也。故曰造端乎夫婦。聖人豈欺吾哉。所以必爰夫婦爲造端者。是言初若無此夫婦造端。以生育蕃衍。則世無人類矣。苟無人類。雖有天下。亦不過禽獸之世界。非人世之天下也。既無人世。則無國都。無國都。則無室家。無室家。則無夫婦。無夫婦。則無軀身。無軀身。則亦何嘗修之有哉。今之言修。是有身必修。不修則家無以齊。國無以治。天下亦無以平矣。是故聖人教人。欲平治天下。舍修身。則

無以爲功。欲修身。非窮究造端夫婦之一道。則無以取效。故大學曰。身不修。不可以齊其家。其家不可教。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。而誠教於國。可見平天下在治國。治國在齊家。齊家在修身。修身之本。始於造端之夫婦。此所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者。其惟造端之夫婦。良以夫婦之道。貴在男女敵體。然後陰陽和。綱紀序。伉儷敦。內外理。上下齊。以是行之於身。何身不修。以是行之於家。何家不齊。以是行之於國。何國不治。推而行之於天下。何天下之有不平哉。乃若世之講道德。說仁義。施政令。宣教化者。每自詡曰。吾未嘗執刀殺人。明火劫掠。亦未嘗謀財害命。聚賭窩娼。謂無蹈於斯者。則可稱謂端人正士。善德君子。然而天下終未遽見

其有修齊治平之效。其故皆由修未得其道者。在忽於夫婦造端之倫理。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。貴有人倫。而人倫之最重者。首推父母。父母者夫婦也。人既不願父母之有貳。則凡爲夫婦者。益當克己自修。色從惟一。不可此有私適。彼有外遇。乃若世之所謂君子者。立教則設言以夫婦爲造端。行身則以嬖妾爲結局。一旦情欲所蔽。頓忘其所謂夫義婦順。舉案齊眉。夫倡婦隨。奠雁諧老。當其咏關雎麟趾。每自謂比翼雙飛。並蒂連理。願期天倫有樂。伉儷無猜。詎非夫婦之倫。兩得之哉。可見夫婦之道。爲體之敵。爲身之匹。古人云。妻者齊也。顧名思義。按物推理。則男當守一。猶女不從二。其義本自超然矣。乃自釐降二女。而世失夫婦之端。言禮者。

更者三夫人。九嬪。二十七世婦。八十一御妻。夫婦之倫。自此瀆矣。嬖妾之禍。亦自此熾矣。三代之後。不修身以齊家者。難以枚舉。若夏桀之妹喜。商紂之妲己。周幽之褒姒。尤其著者。降自春秋。齊桓好內。貂啓五子之爭。晉獻養奸。踰貽十年之臭。是皆無修身之道。而乏齊家之術者。尤可醜者。新臺燕婉。患害於弟昆。筮短龜長。爭端於長幼。亦皆貽笑當時。而遺臭後世。良可慨也。夫夫婦爲人倫之始。王化之端。今不得其所修。而又駕言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以遂其收賸納妾之計。獨不知。子嗣有無。關於天命。旣知修身正行。又言順道聽天。復咏螟蛉有子。更歌螺贏之負。自當不可強爲納妾求嗣。以啓瀆倫逆命之端。嗟乎。夫婦之道。淪瀆至是。雖仁人義

士亦所不免。况夫所謂登徒薄行。色中餓鬼者。不更借言。女多男寡。富固能養。無害仁術。因是而或狡兔三窟。金屋貯嬌。若夫大腹賈。紈袴子。則又腰纏萬貫。騎鶴瀛州。或秦樓立室。或楚館託家。於是隨在皆有親戚。到處便是姻家。恣情縱欲。流而忘返。置牀頭人於不顧。視結縭婦謂可休。斯時也。斯境也。商婦多情。且懷琵琶別抱。怨女難堪。尤期桑濮私契。即使財雄勢焰者。侯門似海。禁地藏春。若金樓子所謂廬陵威王之蓄內也。千門相似。萬戶如一。齋前悉旋木天。以蔽光景。春花秋月。暗如漆夜。撤燭內人。有不識晦明者。動經一紀。所以然者。正以桑中之契。犇則難禁。柳園之下。空牀多怨。所以嚴其制。而峻其網。家人譬之廷尉。門內同於苦廬。雖制

控堅嚴。而金玉滿室。土木緹闥。不可勝云。及凶寇濟江。而憑陵京邑。王之邸第。邇於路左。重門自啓。無復擊柝之聲。春服初成。遂等闕氏之飾。黃金滿匱。前屬九虎。白璧千雙。後輸六郡。向之所閉。今之所開。向之所聚。今之所散。云云。由此觀之。若威王之精蓄善藏。可謂智慮法度之用盡者矣。然終不免。流於天道之難謀者。其惟殘傷伉儷。暴觸太和。若謂富故能養。則子貢問政。孔子不宜對以去食。可見人之生。不盡在食。食之外。必有以適其情。情者欲也。情欲之大。莫甚於伉儷。何以言爲伉儷也。豈石女與處男。爲伉儷乎。抑闔人與室女。亦爲伉儷乎。抑一男共數女。亦爲伉儷乎。抑數男共一女。亦爲伉儷乎。是皆不能也。所謂伉儷者。必男女合體。夫婦

膠漆。各無私遇。然後謂之伉儷。蓋伉儷之情。造化成性。稟賦投合。無能或奪。所以妻有外遇。男女並殺。夫不坐抵。律若是之嚴。蓋所以懲奪人之伉儷者。若以敵體平情而論。夫有外遇。妻亦可以所待者。反待其夫。然後謂禮之平。法之等。須不至畸虧夫婦造端之一道。今者一夫之貴。而妃嬪充室。一人之富。而嬖妾盈庭。畢竟不問所妻。其果甘心。視人之奪其伉儷者乎。侯門似海。其間之爲伉儷被陵虐。遭幽置。鬱抑傷生。飲恨冤死者。向使有案可稽。又豈少恒河沙數哉。倘所謂君子之道。貴男賤女。則不該曰。造端乎夫婦。蓋造端爲言者。所以別人獸也。今若富貴則隨意嬖妾。貧窮則守一而終。不猶勉小人踐禮義。任君子蹈禽獸。又置夫無辜弱質。鬱

抑冤死於不問。尙其謂仁哉。大抵禮法之制。天下略同。舉凡以孝爲治者。豈但中國爲是。而外國亦何莫不然。禮以父服降輕。母服切重者。示有乳哺劬勞鞠育之明分也。父在觀志。父沒觀行。則母在何觀。母沒何從。焉可概置勿論。是則今之所謂達官顯宦。哲人君子。言及生身之父。則承意繼志。恣情納妾。問其生身之母。則曠然不知其果白頭諧老。抑冤死伉儷。守父背母。殘類傷倫。尙其謂孝乎。天無二日。則福有攸同。凡共此覆載。而知造端有道者。宜其必不以寓孝之伉儷。單讓西人有美獨擅。今世之尙富強。言變通者。詎可不圖。稍一致意於政教。而僅從事於軍藝。其能致太和。徼天爵者。亦幾稀矣。孟子曰。惻隱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。人皆有

之。所望後此文。必有起而作中流砥柱。以梗夫既倒之狂瀾者。

零語

葛藜瓜蒂。物之固有。人不能與同也。每見鄉先生。晤諸同姓者。輒請族譜。客常不能對。其故皆因世深代遠。兵燹變亂。彼逃亡者。押票契券。尤未遑攜帶。何暇計及此物。乃問者不達世務。反怪人不知昭穆。君子務本。爲治道而言。世之希功名。望富貴者。每欲借風水爲本。不知風水不能爲本。所以歷代陵寢。瓦全者絕少。見發者殊多。今人無帝王之富。更欲傾家碰命。爭逐風水。何謂耶。山之高。各具形勝。非人所能比肩。無奈人望而慕其巔。稟賦然也。

然則何以能巔。先哲有言。譬如登高必自卑。欲巔者。非行不能高。雖然。行則行。高則高。惟缺一步。則不能抵其巔。其餘一言以蔽。處世治事。步武取法。無乎不然。

大凡知死者。未有不輕生。貪生者。未有不怕死。苟有道。使人知生。則無有怕死之者。苟有道。使人知死。亦未有貪生之者。生生死死。各有其道。要有道。使人知所以生死。斷無復有貪生怕死之者。或曰。斯道何道。必告之曰。天道。欲知何知。求之便知。不求則不知。惟從不貪生。不怕死之處。去訪便知。

近水樓臺。先得月者。言其常。若以變而論。則有不盡然者。何則。玩月之景。是指有目者。方知共賞其恣。若舉樓皆瞽翁。徧臺是盲客。

雖滿江漁火。十里春光。又不知凭眺聘懷。况乎月之爲月。其若瞽
盲也何。安得有道君子。權衡斯言。當不爲樓臺得月所悞。蓋樓臺
近水。事誠有之。謂人知得月。則不可據爲定論。
處世志尙。如逆流競舟。非兢兢業業。勦力兼程。不但難期爭標奪
錦。甚將逐回首途之處。况欲停橈罷楫。逍遙河上。飄泊中流。一遇
狂風怒浪。欲不爲摧殘覆沒。勢不能也。
造物神妙。所以長臉者懦弱。予以旁眼四顧。平面者悍譎。弄以正
目直視。物物皆然。人亦平面直視。惟差強在有稟賦。故謂萬物之
靈。然雖直視。而背後動作。亦可神受意會。非若禽獸。覺而無靈。恒
受瞻前失後之虧。愚謂人不但能顧背後。更須兼顧逝後。若一味

魚肉他人。覬覦同類。以擅威福於眼前。不顧身後子孫。見覬覦遭
魚肉。亦何異於彼無稟賦之者。
金生在水。玉出於崗。多事者遇之。絲繅自繭。錦織於機。善變者得
之。今之衣錦綉衣。富有財寶者。每見人之創造更張。則責謂多事。
我不知其輿馬樓閣。席豐履厚。其從天上降耶。抑不爲勦力多事
而來者乎。
有生以來。人面各異。而投合亦殊。此是造物妙運。雖男女妍醜不
同。殘缺差異。亦各得其所遇耦。無或終身陌路之者。乃世之爲兒
女婚嫁者。不言遂彼伉儷之情。而曰酬吾向平之願。所以來婚而
怨謀面。既嫁則成反目。到此時。我不知其爲向平者。願乎不願耶。

苟有善教以化。使人守貞如鉄。持身似玉。自然往來無亂。授受可親。既無謀面。自免反目。於是乎真可謂了我向平之願。酬彼伉儷之情矣。學天道者。當不斯言違禮。拘習俗者。或不謂然。先哲云。一朝之忿。亡其身。以及其親。今者一相之願。而累吾心。又害及兒女。抱恨終身。必我而守是。雖易南面不爲也。

炎涼是愛憎反覆。輕薄是好惡靡常。蹈此者。謂之小人。然則何以同一女子身。幸而投合悅己者。雖嫫母無鹽。亦當羞花閉月。傾國傾城之選。不幸而愛衰情斷。若王嬙西施。尤遭夏楚鞭笞。幽置殘虐之害。嘗聞世之紈袴子。遊青樓。每不吝千金買笑。一擲千緡。莫非屬意溫柔鄉。及至分貴賤。別儀次。則偏欲以七寶駕五漏。雖生

身之母。亦不值兒郎袴下一過。炎涼若此。輕薄若彼。又曰君子之道。造端夫婦。則我不知其義何居也。夫道爲教化之本。夫婦造端。爲敵體之稱。今以貴男賤女。一至於斯。而謂君子之道。予欲不言。其若四海五洲。天下後世。教化何。

史載勾殘臥薪嘗胆。卒復吳仇。此言非也。乃世之欲復仇雪恥者。皆欲悉舉而效之。不亦悞哉。夫所謂臥薪嘗胆者。是喻其能折磨困苦。貶己以結民心。抑躬以修士志。且兢兢業業。籌謀一切。未來將行之事。所謂臥薪嘗胆者。容或一試。以表其苦衷。若曰徒以臥薪嘗胆。能雪恥。是吳仇將無了復之一日也。嗟乎。世有許多欲復仇者。如昨日之安南。今日之暹羅。但知修武備。興利權。而不知抑

躬貶己。與民周旋。何異學勾殘者。徒以臥薪嘗胆。不知臥薪嘗胆。爲結民心。修士志之別號。哀哉。化工神妙。創造萬有。大而穹倉宇宙。小而山川人物。細而霧露埃塵。雖然。物各有異。以別其類。惟一類之中。又有無所不異。以分其名。而實其義。所以人雖具一樣五官四肢。若詳細吹毛比較。則無一或同。物亦猶是也。惟道理則天下皆同。是造物以道理賦畀。使物物皆從而入其範圍。人爲萬物之靈。是皆由於稟賦。所以莫論分居五洲。散處絕域。雖形容見殊。服制徵異。起居不同。飲食迥別。語言相判。文字離奇。惟秉彝廉恥。喜怒哀樂。則無乎不同。所以殺人者償命。欠債者還錢。處高者謂貴。屈窮者謂賤。戰勝者謂榮。戰

敗者曰辱。辱者恥也。知廉恥者。大都不願有戰敗之辱。夫戰也。初何嘗不因道理爭。繼亦何嘗不因道理挾。是故無未戰而不皆先操有必勝者。洎乎勝負之分。亦未有敗者。漠然不知。差輸道理之一著。今世之不以敗爲榮者。其亦知善處夫差輸之一著。以爲後事之鑑否耶。

讀中庸至誠不息。竊有感於貓之捕鼠也。始而屏息匍伏。繼而伺間抵隙。見鼠之來。跳躍而前。狂奔直搏。肆口猛噬。稍動而再嚼之。至於死。而後食。嗜世謂弱肉強食。言泛也。余初亦悞謂。是必強遇弱便食。今見貓捕鼠。然後知必死而後。所以時若不濟。強肉亦弱食也。使物而能恒動。雖有強者。亦不敢活食其肉。世之被強

食者。豈皆爲死之者乎。抑其故爲不動。所以見食耶。夫不息者。是頻動也。不息則徵。徵則悠久。是頻動然後能悠久。天地之道如是。處其間者。詎能不動。而能悠久乎。日月循纏。具有常度。盈虧之道。憑曆可推。非遇偶也。乃世之逢食。施救者。造謂邪崇。因而徹夜鳴鑼。桴鼓焚香。虔禳不但愚夫婦爲然。若夫達人君子。莫不作則附會。愚謂邪崇。必崇有知之人。不崇無知之日月。藉使日月有知。能不借此鑼鼓。輾轉桴擊。爲世之爲邪崇者。作一當頭棒喝耶。亂亡之機。關乎政治。政治是非。繫乎教化。教化得失。關乎道理。苟有純善道理。不患教化不行。苟有純善教化。不患政治不舉。苟有

純善政治。不患國之亂亡。所以然者。是持有道理。教化。政治。皆純善也。未有道理。教化。政治。皆純善。而洎於亂亡者。乃中庸有句云。人存政舉。人亡政息。息猶亂亡之謂也。愚謂斯兩句者。疑有錯簡。否。則爲齊東野語。非聖人之言。蓋政待教化而舉。非待人而舉也。若曰。人存則舉。人亡則息。是明言吏治之道。專持於人。不持於教化。若然者。是明認人是真的。道理政教。是借的。嗚呼。世間詎有不死者。能恒使政舉哉。若必執言。人存政舉。人亡政息。其間不免顯認道理教化。確有未必臻善之處。否則人這管亡。而政將不因其亡。而或息也。書至是。竊嘆西人之爲政者。但知有政。不知有人。所以莫論人之存亡。而政不但無時或息。甚且蒸蒸然。如日之上。謂

非教化純善。道理澈真得乎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河海山川。飛潛動植。莫不各分形體。表裡。此是造物主。寓萬有之靈秀。彰化工之權榮。人之衣裳冠履。屋蘆舟車。陶冶械噐。亦莫不具有表裡之分。此是稟賦昇顯。吾能明。所以錦繡紋彩。必彰於表。原素陳常。必襯於裡。不但所以別觀瞻。亦所以示辨識也。是故世無反服冠履。而顛倒衣裳者。有一於斯。非癡必狂。雖然處物察形如是。而處道審理。益當無乎不然。若於物則精知辨識。至於事則顛倒混淆。不但非造物本意。甚欲求其無蹈癡狂。而不爲有道君子所鄙。不能也。尊者嘗欲自己有言。他人無言。奈人既有口。不能無言。乃不得已。

立法限人言分內之言。禁人言分外之言。不知言不可有內外也。分內之言。言皆利於分內之人。若分外之言。不但內外俱利。而並天下亦利也。夫利者。害之對也。禁者不知也。不知則人亦樂得安於所禁。而視夫禁者。底爲孤陋寡聞所害。此是方且立法以不利言者。畢竟不但禁之無益。而徒反以自害。惜哉。謀事者嘗患有弊。故凡事必欲立法以杜其弊。今言一法立。一弊生。是知弊必乘法以害事。然則法既不能救弊。而事亦將爲法所害。是天下事。將無一日之可爲者乎。譬之主人窖金。仍慮盜竊。初遣一卒監守。孰意盜未來。而守者先自爲竊。主人知而逐之去。更添兩卒。且告以故。意者四目相忌。有偷必有發也。詎二卒狼狽爲

三津新集卷四
奸。主人所失更甚。蓋一人所偷若干。二人則倍之。但使終無善教。化使不偷。雖增百卒。而所失豈非百數倍之者乎。古云兵兇戰危。主軍者嘗慮其望風潰散。臨陣退縮。故凡軍旅之事。必嚴申紀律。以示不死於戰者。必死於法。不知操紀律者一人。受紀律者衆人。但使無有善教。化人不自潰散退縮。徒持一人之紀律。欲驅衆人死前敵。不亦難乎。故善將者。修志不持律。不善將者。嚴律不察志。所以前敵未果死。而主軍殆矣。此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者。良無善教以融化感召。若西兵之不待驅而整進者。況乎其有潰散。退縮之患哉。奕棋如行兵。行兵如圖治。所以有國必有兵。兵者卒也。卒者民也。

此所謂兵爲國基。民爲邦本。嘗見奕棋之圖。內分二國。中間一河。河之邊。成以重卒。國之內。衛以車馬士象。自用者。每賤其卒。懦滯無用。甚謂妨礙其車馬出路。於是凡奕恒欲讓人以卒。意者。棄此鈍貨。一舉手提車渡河。自可打人之卒。乘勢縱橫將軍。以煞他人之局。詎知奕棋有道。彼舉手提車打人之卒者。人更借勢提車。以打其車。彼再如是。人亦復如是。須臾之間。人以車馬炮臨門。欲求自己之局不煞。不能也。况欲煞他人之局得乎。故善奕者。不肯輕易。棄置一卒。蓋奕得其勢。雖一卒之微。尤煞人之局。奕失其勢。卽有車馬亦不濟事。權是萬國共爭者。蓋得其權。則勢張威振。民強國富。失其權。則勢

三
海
集
卷
四
餒威竭。民弱國貧。雖然權在萬國。則當爭。權在一國。則當讓。蓋讓民以權。則衆志固。奪民以權。則士心離。所以泰西之富強鼎盛者。首推民主。次則君民共主。若夫君權專主。威福是擅。有不喪敗削弱幾稀矣。此是相與有成之道。世之處萬國之間。欲爭一富強之地。而不知貶己抑躬。讓民以權。不誠惜哉。
中國以人道設教。教人專政擅權。西國以天道設教。教人平政和權。此是中西吏治政教之由判。成敗利鈍之由分也。蓋專則擅。擅則孤。平則和。和則衆。此乃一定之理。亦自然之勢也。且不止此也。夫孤者疏也。疏者離也。離者遠也。衆者親也。親者愛也。愛者近也。今欲以孤離疏遠之人。制彼親愛衆近之敵。又欲以人道勝天道。

不但智者不爲。而爲者。亦不智也。
夷夏二字。所以衡權也。榮辱二字。所以比勢也。夏若無權以駕夷。雖榮猶辱也。辱若有權以馭榮。雖夷猶夏也。天不使夷馭夏。是使夏以駕夷。夷夏二字難分。當於榮辱駕馭見之。觀於此。然後知明器。非筆墨所能爭。要於權衡得之乃可。
神道設教。所言極略。所關極大。天無二日。民無二王。神亦惟一。一神者。真神也。其他皆邪僞不經之神。事神者。當知棄諸邪僞。事一真神。今人不知真神。是故悞崇邪僞。安得真神。不之福。反之禍。或有問真神者。必告之曰。天上獨一。乃至尊上帝真神。
道理二字。凡有稟賦者。無人不知。無日不言。亦無一事。一物。不從

道理周旋而過。然則欲問其何者謂道。何者謂理。將曰。聖人所言不外率性謂道。平情謂理。獨不知斯言惑也。性情不能準道理也。蓋性情爲宇宙內至微之物。尤爲道理所範圍箝制者。譬之物。則道理如陶人。性情如陶器。譬之事。則道理如化工。性情如萬物。所謂道者。必自無而能有。無始亦無終。莫之爲者而爲之。莫之致者而致之。所謂理者。喻之物。則蛇無頭不行。喻之事。則民無信不立。當知道理。是爲人者。非人能自爲道理也。懋遷之道。是以其所有。易其所無。其由來也尙矣。始而豢畜牧羊。次而陶冶械器。又次而粟布相易。再次則牽車服賈。過都越國。今則舟車往來。百貨轉運。無往弗屆矣。然則斯道何道。曰小則積蠅。

頭。大而逐什一。若夫妄拾恫喝。壘斷居奇。希圖利市三倍者。皆非本於陶朱計然之術也。凡國之病。其患有三。弱不與焉。貧居其一。次則有財不能通。再次則有士不用命。夫貧是民缺智識。所以製造不能巧。耕墾不能精。欲其富也。必廣設學校。啓民智識。然後能富。夫富者。是雄於財也。今欲通其財。是欲其貧也。誠若此。則平日應以善政待之。使其臨時。願安於貧。蓋貧之患。在不能安。既能使之安。雖貧猶富也。用命爲言。是欲致人効死弗去。誠如是。則平日當以生人之道結之。而人自然臨死。尤不願幸生。天道循環。是寒來暑往。歲序循纏之謂。非國運家常。盛衰存亡之

變更也。奈何人必欲以國運家常之變更。擬同歲序往復之循環。凡遇國事維難。則疑謂天又欲以其道循環也。不知循環是有一定期。亦有周匝不破之勢。誠若然。則不應以八百載之有周。與二世卒亡之嬴秦。概爲循環。更不得以三分之魏蜀吳。較五裂之梁唐晉。準爲比例。然則何以必曰有循環。必告之曰。其或苟安之無爲者。撰爲塞責之地也。

博奕呼蘆。爲文人學士消遣之局。天下不能無也。此所謂賢者而後樂此。乃西人亦有尙者。名目更多。彼富甲一國者。雖亦樂此爲戲。然一局之終。爲晷不過數刻。一場勝負。所爭旨酒不過數杯。無奈一至小人習染。則變博爲賭。爲時則連日繼夜。流而忘返。輸贏

則傾家蕩產。粥妻賣兒。是何謂也。若曰情之所鍾。不能舍此消遣。要在戲者。定情矢守君子之道。將不以博爲賭。自然不失時。不廢事。亦無傾家蕩產。粥妻賣子之虞。

